

岭
南
遗
书



毛

詩

識

八

三

十

卷

同治二年五月
南滿匠開雕

毛詩識小卷一

嶺南遺書

番禺 林伯桐 桐君撰

周南

關雎傳曰夫婦有別則父子親何也蓋內作色荒則一家多不得所其心易睽若夫婦有別其家事必治則父子之親可知詩序言先王以是經夫婦然後言成孝敬厚人倫亦此意也

傳中言后妃有關雎之德自爲句是幽閒貞專之善女合下爲句指后妃所思之淑女非指后妃也

后妃助祭則其苜菜采繫傳曰公侯夫人執繫菜以助祭王后則苜菜是也以求苜菜興求淑女

文王至德不可測度觀后妃之德如此則文王刑于之化
大畧可想不獨聖王春秋之冀缺後漢之梁鴻皆能使其
妻起敬亦必有以致之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詩教之失
也

葛覃傳曰覃延也謂延接而生施移也謂蔓引而移於谷
中

服之無斃仍是說女功非謂衣之也故箋以整治申明傳
意

傳曰王后織元統至各衣其夫皆國語也 統所以縣瑱

織五采爲之獨言元統以元爲尊也 紘纓之無垂綉者

諸侯冕而青紘禮記祭義文以青爲組用在冕下從下而上仰

屬於冕紕則覆於冕上者也 大帶者以素爲帶其飾之則外以元內以黃 祭服者元衣纁裳也 朝服者元冠緇衣素裳也

箋云女在父母之家未知將所適故習以締絡煩辱之事女能習勞斯無適不可古之愛養子女者深思遠慮如此卷耳序曰又當輔佐君子又字承上二篇而言詩序本別爲一卷也

婦人不預外事而此詩乃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何也此所謂志也賢人國之根本不必知所用爲何人不必知何人爲勤勞而志則在進賢深宮諷諭至於憂勤此所以輔佐君子與險陂私謁者正相反詩序得其意矣

不盈頃筐無傳釋文引韓詩說頃筐欬筐也

左傳襄公十五年引嗟我懷人寘彼周行云能官人也自古說

此詩者皆以為進賢也

傳曰人君黃金罍蓋以梓木為質本韓詩說刻畫為山雲之形

本周禮注謂之罍者取象雲雷博施飾以金故曰金罍

樛木序正義本有鄭箋釋文云崔集注本此序有鄭注檢

眾本竝無攷毛詩按勘記云以序中言字為善言既不出

於經亦不更見箋中必非鄭注於正義無文是正義本亦

無此也

葛藟荒之傳曰荒奄疏無文案爾雅釋言蒙荒奄也郭注奄

奄上聲覆也說文大部奄覆也大有餘也从大从申申展也

螽斯傳曰振振仁厚也繩繩戒慎也螿螿和集也此有次序子孫之賢以仁厚爲本此德也最重戒慎則其才亦可知諸葛忠武侯之才其自許者惟曰先帝知臣謹能仁厚戒慎而後能和集誰無兄弟誰不欲愛友然而和集者或有名而無情何也必能仁厚又能戒慎而後其和也足恃其集也真樂不然僞矣

芣苢薄言有之傳曰有藏之也王懷祖先生曰詩之用詞不嫌於複有亦取也又云若首章既言藏之而次章復言掇之將之則非其次矣首章

汎言取次則言取之之事卒乃言既取而盛之以歸耳見經

義述案傳言藏之非謂既歸而藏謂采得而暫安頓之也

又案有謂富也本邨谷風毛傳既言采之又言所采之富也

薄言捋之傳曰捋取也與采取也無別

箋與疏俱無文

案說文手部

捋取易也

漢廣不可方思傳曰方泐也

爾雅釋言文

孫炎曰方水中為泐

後也論語古注編竹木大曰楸小曰桴

釋文云泐又作桴

言秣其駒傳曰五尺以上曰駒案說文馬部馬二歲曰駒

固未有以二歲馬駕車者又馬高六尺為驕

亦見馬部

與此傳

五尺以上合則駒當本作驕詩中駒字四見惟小雅角弓

是馬二歲曰駒之本義段懋堂謂漢廣株林皇皇者華皆

當作驕乃與左傳說文合讀者求其韻不得改驕為駒也

案以株林皇皇者華兩釋文證之段說近是

嘉定錢氏謂株林皇皇者華蓋讀

驕如駒非竟以駒代驕也

見養新錄

然則此章當亦本讀驕如

駒

傳例不破字當本
作五尺以上曰驕

後之刊書者竟改驕為駒也

說文引
詩亦作

我馬
維驕

麟之止

止字从
釋文本

序曰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此衰世謂紂

之時又曰如麟止之時也此謂古時有關雖之德則致麟

今雖紂之衰世而公子亦如古致麟之時也

毛詩識小卷一

譚瑩玉生覆校

毛詩識小卷二

嶺南遺書

番禺 林伯桐 桐君撰

召南

鵲巢序曰國君積行累功繼世有國者不必皆然蓋自先世以來言之

序曰德如鳩鳩案釋文云鳩鳩有均一之德飢即餓字其子

且從上而下莫從下而上

采蘩傳曰蘩皤蒿也白蒿非水中所生謂在於沼沚之旁

也本孔疏

傳曰神饗德與信德者其人平日有德信者臨事之誠敬

左傳曰苟有明信可薦於鬼神是也鬼神之情狀不易知也且先於此等語

求之

傳曰被首飾也被即周禮追師之次箋所謂髮髻也

剔他人之

髮以被

於首者

箋云濯漑者祭先一夜之事視饎爨者正祭早時之事

草蟲傳曰憒憒憂也

箋疏無文

案說文心部憒一曰意不定也

又案方言卷十二憒怵

中也郭注中宜為怵

詩言陟山采薇爾雅釋草薇垂水者山閒水閒皆有之也

伯夷作歌亦云登彼

西山兮采其薇矣

采蘋傳曰藻聚藻也疏云藻聚生

釋文引沈者曰蘋浮

者曰藻

韓詩說也

傳曰行潦流潦也行是道路疏云道路之上流行之水

采蘩

傳曰于此詩
各章于字皆同

箋云亨蘋藻者於魚漚之中是鉶羹之芼案漚汁也鉶羹

是羹之有菜者芼謂菜也關雎傳曰芼擇也此假芼為現耳說文見部現擇也玉篇引詩

作左右現之毛大可於左右芼之云凡蔬茹煮於漚者皆謂芼覬槲撰全失毛傳之意矣

甘棠勿翦勿敗敗字傳箋疏俱無文案說文支部敗毀也

案說文手部捧柳辨之从手奉奉疾也故傳曰拜之言拔也又案釋名云拜於丈夫為跌跌然曲折下就地也

史記曰甘棠且思之況其人乎名家之藝鼎圖書其為甘

棠也多矣古人有數世而寶一笏者有數世而寶一硯者

皆勿翦勿伐之義

行露傳曰視牆之穿可謂鼠有牙蓋言鼠本無牙也段懋

堂曰前當脣者稱齒後在輔車者稱牙牙較大於齒鼠齒

不大故謂無牙也

羔羊箋云競相切化謂卿大夫爭相切磋變化又云皆如

此羔羊之人謂其人皆如此羔羊之德也鵲巢箋云是如
鳴鳩之子亦謂

是子如鳴
鳩之德也

傳曰紕數也謂素絲以英裘英音映謂以素絲
映其裘以為飾其數有五

也

傳曰革猶皮也皮者連毛說文皮部剝取
獸革者謂之皮革則去毛說文
革部

獸皮治去其
毛革更之象為裘則不能去毛但以革字合韻耳疏云散

文則皮革通是也傳曰絨縫也案爾雅釋訓絨羔裘之縫

也尤明疏云縫合羔羊皮為裘縫即皮之界域因名裘縫
為絨五絨既為縫則五紕五總亦為縫也邵二

雲晉涵云爾雅獨釋
絨者蓋舉中言之

標有梅迨其謂之無傳箋云謂勤也疏亦無文案此爾雅釋詁

文郭注但引詩耳無注攷釋名釋書契曰謂猶得救案受戒不自安

謂謂然也

小星傳曰三心五噉毛不以三為參者疏云下章昂不五

星案昂七星五既非昂則三亦非參也噉者爾雅釋天味謂之

柳漢書天文志柳謂鳥喙則噉實柳星以其為鳥星之口

謂南方朱鳥七宿之口故謂之噉說文口部噉喙也喙口也曹風侯人傳味喙也

傳曰肅肅疾貌疏引尚書大傳古者后夫人侍君鷄鳴太

師奏鷄鳴於階下然後夫人鳴佩玉於房中告去往來舒

而有儀諸妾則夜而疾行是其異也

傳曰寔是也疏無文此爾雅釋詁文說文山部寔止也實富

也義本不同而聲同

大雅韓奕箋云趙魏之東實寔同聲

故經中互相假借

此詩當用寔字本義故傳訓是

郝懿行云寔者是聲之弇而下者也

傳曰參伐也參三星伐亦三星本非一也以伐與參連體

故云

周禮熊旂六旒以象伐也伐止三星而云六以象者又以伐統參言之

又曰昴畱也疏

引春秋元命苞云昴六星昴之爲言畱也

江有汜傳曰決復入爲汜此爾雅釋水文郭注水出去復

還

謂江水已決出外而其流又還入江

比於江水則小矣故疏云江水大似

嫡汜水小似媵

其嘯也歌無傳案說文口部嘯吹聲也箋云嘯感口而出

聲

此即說文之意感其口出聲則是吹聲矣

嘯吹歛同

籀文嘯从欠

與笑異說文竹

部笑喜也

釋名釋姿容云笑鈔也夾皮上鈔者也

何彼禮矣序車服下王后一等箋云謂車乘厭翟勒面繒

總者王后之路車有五厭翟為次翟雉也厭者次序雉羽

使相迫合也以為車兩旁之蔽勒者馬勒以韋為之面者當面也以白色黑

色飾馬之轡勒當面處總以繒為之著於馬勒以為飾績畫文也王

姬下嫁及公侯伯夫人皆乘厭翟王后初來則乘重翟子男夫人但乘翟車衛

碩人詩翟茀以朝即厭翟也服則褕翟者王后之六服揄

狄為次揄翟即褕翟翟是雉名江淮而南青質五色皆備成章

曰鷩爾雅釋鳥文毛意以褕翟之羽飾衣也本鄘風君子偕老傳

傳曰禮猶戎戎也案禮訓為厚說文衣部禮衣厚兒段懋堂云

凡禮聲之字皆訓厚戎大也戎戎者大而又大其厚可知

華如桃李疏云唐棣之華如桃李之華也

傳曰緝綸也

爾雅釋言文

案郭注緝繩也

小雅采綠箋云綸釣繳也

江東謂

之綸

詩及爾雅綸皆謂繩禮記王言如綸之綸則謂綸綬所以佩者

騶虞箋云君射一發而翼五犯者戰禽獸之命疏云五色

止一發中則殺一而已不盡殺之戰之者不忍盡殺猶如

戰然

毛詩識小卷二

譚瑩玉生覆校

毛詩識小卷三

嶺南遺書

番禺 林伯桐 桐君撰

邶

柏舟傳曰耿耿猶傲傲也箋疏無文案廣雅釋訓耿耿不安也楚辭遠遊注耿耿不寐貌哀時命注引詩作炯炯不

寐炯炯光也見廣雅釋訓

如有隱憂疏云如人有痛疾之憂高郵王文簡公非之謂如讀為而

惟有隱憂是以不寐案如而古通大雅如震如怒釋文兩如字皆作而是也

箋云言亦有不相據依以為是者希耳責之以兄弟之道謂同姓臣也鄭意謂此仁人是同姓之臣與其君有兄弟之道世亦有兄弟不相據依者但以為如是者希少冀望

其君不如是也

傳曰彼彼兄弟疏云反逢彼君之恚怒案以君之尊而稱曰彼者蓋同姓之臣則可書金滕周公稱若爾三王亦此意也

傳曰富而閑習也富者備也閑者毛詩釋文技勘記云此

嫻之假借說文嫻雅也

蓋言嫻雅而習熟也

日居月諸居諸皆語助辭後日月篇傳曰日乎月乎可證胡迭而微疏云日當常明月即有虧今日與月何為更迭而虧傷乎

綠衣箋云禮大夫以上衣織者禮記玉藻士不衣織注織

染絲織之

謂先取絲染之而後織為衣

士衣染繒也

燕燕佇立以泣箋疏無文案爾雅釋詁佇淹留久也故傳訓佇

立為久立

傳曰塞瘞釋文塞崔集注本作實案說文心部塞實也段懋

堂曰塞為塞之假借字塞實即誠也瘞埋必塞實者毛傳說文一也

疏云終當顏色温和且能恭順但作期望之詞似非也蓋稱其在

衛始終温和而惠順此見於外者善能自慎其身此言其內行

日月逝不古處傳曰逝逮案爾雅釋言逝逮也邵二雲正

義曰逝本當作逝今作逝或體字逝又通作噬唐有杖之杜篇噬肯適我毛傳噬

逮也釋文引韓詩作逝肯適我

傳曰日始月盛皆出東方案禮記禮器祭義日月生於西故盛

而後出於東易納甲之例震象出庚庚西方也此月之三日也乾

象盈甲

此月之望日也

甲東方也

疏云日恆明月有盈有闕猶君恆伸夫人有屈有伸

父兮母兮箋云言已尊之如父親之如母者謂尊親莊公

如父母也婦人以夫為天故可以父母擬之

傳曰述循也

疏無文

案說文辵部述循也

述與通古通

孫炎曰通

古述字案爾雅釋詁通遵率循由從自也

郝懿行云循與自皆述之義

通遵率循也

終風願言則嚏傳曰嚏跲也毛詩按勘記云嚏不得訓跲

毛作憲

此引段懋堂之說

案說文車部憲礙不行也从車引而止

之也車者與牽同意故憲可訓跲

憲亦通躓說文足部躓跲也引詩載躓其尾

擊鼓不我以歸疏云不於我以告歸期也

傳曰憂心忡忡然案說文心部忡憂也

又案方言卷十二注忡惱怖意也

凱風箋云成言孝子自責之意者言我也

傳曰聖叡也案大而化之之謂聖此聖人吾不得而見之
聖也叡作聖之聖則明智之謂小雅人之齊聖大學人之
彥聖皆是故疏云非必要如周孔也

雄雉傳曰雄雉見雌雉爲句飛字下屬

箋云奮訊其形貌訊卽迅

古可通

禮記樂記訊疾以雅釋文

云訊本又作迅是也

箋云事君或有所畱者謂當時大夫同事君者或有畱在
國故女怨云我不知何者爲德行若言我夫無德則固不
伎不求者也

匏有苦葉深則厲之深對淺言之比之淺者爲深耳深涉

之深不可渡也又深於深則厲之深所引由膝以上爾雅釋水所包

者廣非謂水僅過膝也揭蹇也則水淺可知爾雅由膝以下為揭

毛傳不引者疏云畧耳傳意以則厲則揭與禮義得宜箋

但以喻男女之賢不肖及長幼似不如傳意之渾成矣濟

盈不濡軌王懷祖先生引禮記少儀祭左右軌范注周禮

大馭祭兩軹祭軌軌與軹於事同謂鞞頭也軌與范聲同

謂軹前也正義云轂末之軌此經左右軌是也其車轍亦

謂之軌則考工記經涂九軌是與此字同而事異也又引

李成裕說車鞞頭謂之軹又謂之軌車之濟盈必濡其軸

頭又曰古鞞軸同聲又云由與舟聲相近今直隸人呼舟軸之軸聲如鞞故軸誤為

鞞軌上當有濡字凡言由者皆水之所濡高下之度軌者

軸之兩端水由軸以上則其深滅軌故經曰濡軌而傳釋之曰由軸以上為濡軌軌為軸之轉頭故有車轉頭之訓傳曰招招號召之貌不言聲也釋文引王逸云以手曰招

以言曰召

案此亦對文則別耳

谷風葑菲是二物箋俱分言之疏云葑也須也蕪菁也蔓菁也蕘也芥也七者一物也菲也芴也蔥菜也土瓜也宿菜也

其狀似菑而非菑故箋云菑類也

五者一物也

箋云何暇憂我後所生子孫也此婦見棄於夫而其所生子女則畱於夫家故云

傳曰憺興也

今注疏本

案釋文云毛興也鄭驕也王肅養

也考毛詩校勘記云據此則養也是王肅本

今注疏本誤以王肅語云

毛傳又案說文心部愔起也段懋堂云起與興義同又云小雅拊我畜我之畜乃愔之假借

箋云畜起也

傳曰育長爾雅釋詁育孟耆艾正伯長也郭注育養亦為長謂育鞫及既育之育

也昔育之育未有傳故箋云昔育育稚也以別之疏云育得兩訓

釋言為稚釋詁為長案爾雅釋言幼鞫穉也鞫通作鬻故

豳風鬻子之閔斯傳曰鬻稚也鬻即育文選洞簫賦注鬻

育古字同故疏云然

式微旄邛皆黎臣所作而作於衛地故入邶風

旄邛序曰責衛伯也案伯之別有三上公九命為伯此東

西二伯也在方伯之上方伯者以其長於一方此是州長王制注云

殷之州長曰伯虞夏及周皆曰牧是又有州伯此州牧下

周但有牧而或言方伯者通稱耳

蓋一州一牧此牧即二伯佐之此二伯即衛本侯爵而云

責衛伯者以此衛伯是連率而云修方伯連率之職者順

文連言之耳箋引春秋傳五侯九伯者九州之長曰伯周謂

之以侯爵為之九州則上公之二伯各統其半不可言四

侯五州伯下各有二人九州則上公之二伯各統其半則九

伯也

傳曰流離少好長醜自好而之醜不善變也飛鴉在泮懷

我好音自醜而之好猶為善變也損先難而後易始愉樂

終微弱難哉由辨之不早辨也

簡兮序曰仕於伶官案呂氏春秋黃帝使伶倫取嶰谷之

竹國語周景王鑄無射而問伶州鳩故箋云伶氏世掌樂

官後世多號樂官為伶官

籥者釋文云以竹為之長三尺古尺短執之以舞又引郭璞

云形似笛而小疏云籥雖吹器舞時與羽並執

泉水序父母終三字據惠氏周惕詩說當是後人妄增者

箋云國君夫人父母在則歸甯沒則使大夫甯於兄弟亦是後人妄增

傳曰祖而舍較飲酒於其側曰餞者較本山行之名道路

以阻險為難是以委土為山或伏牲其上為祖道之祭祖始

也道行也謂始行也祭酒脯求無險難既祭以車轅之而去喻無險

難也送者於是餞之餞送也飲酒於其側

載輦者輦是車軸頭金車不駕則脫其輦載脂載輦者脂

車設輦也

北門傳曰窶者無禮也言無財以為禮貧者困於財言無

財以自養此對文則別耳散文則通故爾雅釋言窶貧也

北風傳曰虛虛也此釋文本正義本作虛徐也今汲古閣本改從釋文毛詩校勘記

云古之訓詁有此一例如易大傳蒙者蒙也謂此蒙艸名之字其義則

訓蒙覆也經傳不可枚數古者虛本訓邱虛故釋之曰此邱虛

字其義則空虛也其邪無傳但以亟急也反證亦當如

箋所云傳例不破字而其意則同鄭也

新臺傳曰浼浼平地也謂水之形與地平也

毛詩識小卷三

譚瑩玉生覆校

毛詩識小卷四

嶺南遺書

番禺 林伯桐 桐君撰

鄘

柏舟傳曰髡兩髦之貌髦者子生三月剪髮夾凶兩旁當

角之處留髮不剪謂之髻女子則留其頂上縱橫各一相通交達不兩角相對也故

禮記內則曰剪髮為髻男角女羈注夾凶曰角午達曰羈

一縱一橫曰午羈者隻也是也長大猶存之以為飾謂之髦 箋云櫛

纒笄纒拂髦冠綏纒禮記內則文以櫛理髮訖以纒韜髮於是

作髻既畢以笄插於髻然後加總總者所以束髮垂其餘

於後以為飾既訖加髦拂髦者振去其塵也遂加冠結冠纒於頷下

以固冠結纒之餘散而下垂謂之綏

傳曰特匹也案廣雅釋詁特獨也曰匹也以相反為訓亦猶

以亂為始以
污為澣也

牆有茨傳曰茨蒺藜也

藜字从釋文本
注疏本作藜

毛詩按勘記曰藜

字是也

又云相臺
本作藜

又曰蒺藜與藜藿異字五經文字廣韻

集韻等皆可證也

傳曰襄除也箋疏無文案爾雅釋言文同可通作攘故為

除小雅出車玃玃于襄釋文襄或作攘

史記龜策列傳西
襄大宛徐廣曰襄

攘
一作

君子偕老序故陳人君之德箋云或者小字誤作人耳

疏云

俗本亦有無此一
句者定本有之

案汲古閣注疏有此句

傳曰副者后夫人之首飾編髮為之案周禮追師注副所

以覆首為飾若今之步搖矣據此則副與步搖是二物採

雜志云以銀絲宛轉作花枝插髻後隨步輒搖故曰步搖又案釋名釋首飾副覆也上

有垂珠步則搖也然則副不止編髮兼垂珠釋名又曰副貳也兼用眾

物成其飾也故似後世之步搖也 傳曰笄衡笄也案追師注

衡笄以玉為之垂於副之兩傍當耳其下以紃懸瑱惟祭

服有衡笄葛覃傳曰婦人有副禕盛飾接見於宗廟是也編次則無 箋云珈之

言加也副既笄而加飾案謂以玉珈加於笄上以為飾疏云言六珈必飾

之有六又云副及衡笄與珈惟后夫人有之卿大夫以下

則無 象服是宜傳意以雉羽飾衣也

傳曰褕翟關翟者案爾雅釋鳥江淮而南青質五采皆備

成章曰鷩郭注即鷩雉也周禮天官內司服褕狄與褕翟同褕即鷩也闕翟

者亦是用鷓雉羽以飾衣但飾之有闕少耳

此據詩疏說

箋云髣髴也案王后首服有副編次疏謂編者編列他髮

假作紛形紛即髣髴加於首上次者髣他髮與已髮相合為紛

所謂髮也 掃者疏謂以象骨搔首故傳曰所以摘髮也

又因以為飾者也

傳言展衣以丹縠為衣又曰絺之靡者為縠蓋展衣用丹

縠縠絺則是葛之精者二物不同傳分言之 傳曰是當

暑袷延之服也疏云袷延是熱氣繼袷者去熱之名

桑中傳曰唐蒙菜名蓋唐一名蒙爾雅釋草唐蒙女蘿女

蘿兔絲郭注別四名是也

鶉之奔奔經文但曰君不言小君者省文也疏引左傳

襄公

九年筮穆姜曰君其出乎為證又云以夫妻一體言之亦得稱君是也

定之方中序野處漕邑者謂此時未有城郭室廬君民皆

暴露處於郊野也 始建城市者建宮室必先築城築城

則必立市其事相因故連言之

箋云定星其體與東壁連者蓋室即壁皆北方室宿二星

壁亦二星最相近考工記輔人注營室元武宿與東壁連體而四星在北方室居

東而壁居西因十月在南方時壁在室之東故云東壁也

室而云定者爾雅郭注定正也作宮室者以營室之中為

正

傳引仲梁子語案鄭志張逸問仲梁子何時人答曰魯人

當六國時在毛公前

傳曰度日出日入以知東西者案考工記匠人建國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賈疏云於平地之中央立表於日出之時畫記景之端於日入時又畫記以繩測景之兩端則東西正矣 北準極者匠人注極星謂北辰賈疏云當夜

半考之

又云辰時也天下取正焉故謂之北辰極中也以居天之中故謂之北極

傳曰椅梓屬案爾雅釋木椅梓也郭注卽楸也陸璣云楸之疏理白色而生子者爲梓梓實桐皮曰椅

傳曰君子能此九者可謂有德音可以爲大夫此古昔相傳之通義凡立國出師祀典喪紀定地制器無一不資於學問故文學觀人可得其大概惟原伯魯輩乃可不言學

矣爲士而曰不學無害妄自菲薄昧於此傳之義矣

箋云國馬之制者考工記斲人注國馬謂種馬戎馬齊馬

道馬案國馬人君之家馬也天子以種馬謂馬種之至美者駕玉

路以戎馬駕戎路以齊馬駕金路以道馬駕象路諸侯之馬亦有

數等可知至於兵賦之馬則謂之公馬與國馬別矣 國馬以

供人君駕車必牝牡俱有故傳曰駮馬與牝馬也

蠓蝻序言衛文公能以道化其民夫衛之風俗惡矣攷文

公所爲則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務材訓農通商惠工大布

之衣大帛之冠皆人人可勉者非有急功近利取效旦夕

也然終其身而民化恥淫奔而不與齒序長幼然則講治

術者可以知所尚矣所難在持久耳

傳曰蝮蝮虹也夫婦過禮則虹氣盛案釋名釋天虹又曰
美人陰陽不和婚姻錯亂淫風流行男女互相奔隨之時
則此氣盛爾雅釋天蝮蝮虹也疏云由過禮而氣更盛
不謂凡平無虹也

郭注俗名爲美人虹

朝躋于西箋但言朝有升氣疏云躋亦虹也由升氣所爲
故號虹爲躋又云躋亦日之光氣但日在東則虹見西方
日在西方虹見東方

相鼠序衛文公能正其羣臣自爲句而刺在位者乃詩人刺之非

衛文公刺之

由文公能正其羣臣故詩人知無禮之當刺也

以鼠興人者疏云人有皮鼠亦有皮鼠無儀故可恥也

史記李斯觀倉中鼠食積粟居大廡之下不見人犬之憂

傳曰不能旋反我思者不能轉旋而反改我欲歸之思也
不能遠衛也蓋謂汝許大夫不施善道救衛愈使我之心
思不能遠離於衛也

傳曰濟止也者言不能旋轉而止我欲歸之思悶閉也言
愈使我思衛之心不能悶閉

傳曰行道也言女子出嫁異國亦欲得其力以助安宗國
此亦有道理 進取一槩之義者狂者進取是仰法於古
今但欲一例仰法不知變通也

毛詩識小卷四

譚瑩玉生覆校

毛詩識小卷五

嶺南遺書

番禺 林伯桐 桐君撰

衛

淇奧序又能聽其規諫疏云正圓以規使依度猶正君以

禮使入德

傳曰奧隈也奧即澳

爾雅釋邶奧隈郝懿行義疏云奧借作奧

說文奧水隈隈

水曲釋邶厓內為隩李巡云厓內近水為隩孫炎曰內曲

裏也

淮南子覽冥訓高注云隈曲深處

綠王芻也竹篇竹也分綠竹為

二者疏云詩有終朝采綠則綠與竹別草

疏引舍人曰菜一名王芻案

爾雅釋草菜王芻考本草菜即今之淡竹葉

其葉如竹

又郝懿

行

云葇草

此見於說文

即葇草

此見於本草一名黃草以其可染黃

葇草即菜以

可染綠因名綠菜字通

又云緼見說文莫蓋見漢書注並聲同假借莫菜又一聲之轉也

爾雅竹蕭蓄此作蕭竹疏云字異義同也

瑟矜莊貌以

容貌言側寬大也以度量言

傳曰天子玉璜者謂用純玉

純玉則色亦純

諸侯以石者謂玉石

雜也

玉雜則其色亦雜

弁皮弁者儀禮士冠禮注以白虎皮為

之箋云天子之朝服皮弁者天子諸侯皆皮弁以視朝在

朝君臣同服衛武公入相於周故以天子之朝言之

皮弁服者

白布衣素裳緇帶素鞞白屨

箋云圭璧亦琢磨者首章論學問時如器之初須琢磨末

章道德既成時故言圭璧

圭璧已成器亦由琢磨乃得成故箋云

傳曰重較卿士之車者案攷工記輿人注較兩騎上出式

者案較車兩傍也

即車箱兩邊

式低角高望之若兩重然

傳曰曲陵曰阿者疏以大雅云有卷者阿則阿有曲者於

隱遯為宜

永矢弗過者無所經過也與末章傳曰無所告語也同意

此兩句箋亦傳意所括

碩人傳曰夫人德盛者碩人是德大德之人也

鄙簡兮傳碩人大德也

譚公者譚是子爵言公者諸侯通稱本臣子之詞維私者

爾雅釋親女子謂姊妹之夫為私孫炎曰私者無正親之

言郝懿行云案雜記云吾子之外私某

今案雜記疏云大夫討於他國大夫

相敵體者以是別國是私無正親凡有恩私皆得稱之

案釋

名釋親屬言於其夫兄弟之中此人與已姊妹有恩私也

傳曰如蕘之新生者邶靜女傳蕘茅之始生也此當同疏云

蕘所以柔新生故也久則不柔 蝓蟻蝸蟲也者爾雅釋

蟲蝓蟻蝸郭注在水中又蝸蝓郭注木中蠹蟲又蝸桑

蠹郭注即蝓蝸邵二雲云上文蝸蝓通言木中是則蝓

蟻也蝸也蝓蝸也三者一也而蝸又為桑蠹之名至蝓蟻

蝓郭注在糞土中則與蝓蟻之在木中者有別詩疏云一

蠹而六名誤也 瓠犀瓠瓣者爾雅釋草瓠棲瓣也孫炎

曰棲瓠中瓣也詩疏云棲與犀字異音同 螾首者箋云螾謂蜻蜻也

案爾雅釋蟲蝓蜻蜻郭注如蟬而小引方言有文者謂之

螾郝懿行云螾蜻聲相轉也蝓蝓案詩疏引某氏曰鳴蝓蝓者象其聲

蜻蜻象其色 蛾眉者釋蟲蝓即羅郭注蝓蝓又楚詞離

騷注蛾眉好貌 倩好口輔者疏云輔是牙外之皮膚頰下之別名也笑之美在於口輔故連言

傳曰人君以朱纏鑣扇汗者案爾雅釋器鑣謂之鑣郭注

馬勒旁鐵案釋名釋車勒絡也絡其頭而引之也詩釋文鑣馬銜外鐵也一

名扇汗釋名鑣苞也在旁苞歛其口也

傳曰葭蘆爾雅釋草文同李巡以葭為葦初生案葭稍長則為蘆成

則為葦實一物也葵藷也爾雅釋言釋草文俱同說文萑藷也藷

葵也蓋初生為葵夏小正傳曰萑未秀為葵長大者為藷案藷者謂其形細而莖密

也成則為萑幽七月傳也萑為萑是也實一物而三名葭蘆其種之大

者葵藷其種之不甚大者皆同類也對文則有別耳

氓序遂相奔誘者男先誘之而後女奔之倒句也華落色

衰者以華之黃落喻婦女顏色之衰謝也

傳曰布幣也案禮記檀弓注古者謂錢爲泉布周禮外府注其藏曰泉其行曰布蓋古者雖通工易事而泉布之用廣故買絲則亦有用泉布者幣卽貨之通名疏云此布幣謂絲麻布帛之布誤矣

傳曰邛一成爲頓邛爾雅釋邛作敦邛郭注成猶重也敦孟也謂邛之高一重者其形似孟也敦與頓音同故義可借

箋云此時始秋也疏云四章桑之落矣爲季秋三章桑之未落爲仲秋故知此時始秋也

傳曰體兆卦之體案卜之體書洪範曰雨曰霽曰蒙曰驛

檣楫者釋名釋船云在旁撥水曰權又謂之楫楫捷也撥水使舟捷疾也箋云其除此憂蓋本邶泉水傳寫除也之意

芄蘭傳曰悸悸然有節度案說文心部悸心動也則悸兮亦謂其帶之動又動悸悸然

河廣一葦杭之謂取葦合為一束即可浮渡故疏云非一根葦也

箋云小船曰刀案釋名釋船三百斛曰舩釋名疏證云當作刀藝文類聚

引亦作刀刀正字也

伯兮序過時而不反焉此四時之時言其行役已踰三月也小雅何草不黃箋云古者師出不踰時

傳曰伯州伯也此非九州之州九州每州方伯之下又有

不乃鄉黨州閭之州禮記內則州史獻諸州伯是也

箋云兵車六等皆以四尺為差者謂車軫之高四尺戈又

高於車軫四尺乘車之人又高於戈四尺及又高於人四

尺人長八尺及長丈二尺是高於人四尺也車戟又高於及四尺酋矛又高於

車戟四尺也

傳曰諛草令人忘憂憂字誤也毛詩校勘記云據釋文令

人力呈反善忘亡向反又據爾雅釋訓釋文引詩云焉得菱

草毛傳菱草令人善忘是釋文本不誤也此當作諛草令

人善忘案爾雅菱諛也菱說文作蕙或作菱郝懿行云菱者菱字之省諛即菱之假借

傳曰背北堂也案古者室之左右曰東房西房之中割其

半以為北堂

儀禮士昏禮注北堂房半以北是也

北堂亦謂之背

北堂之下有階曰側

階亦謂之北階

有狐傳曰厲深可厲之旁者謂水深則厲

經義述聞云厲之言陵厲也蓋

謂陵水而渡

其深水之旁亦名厲淇厲淇側一也淇厲者淇水

之厓

即淇水之旁

側亦厓也魏伐檀傳側猶厓也是也

木瓜傳曰瓊玉之美者蓋以瓊為玉之美稱

泛言

故琚瑤

玖皆曰瓊也

瓊非玉名

傳曰琚佩玉名段懋堂說文王部注

云雜佩謂之佩玉琚乃佩玉之一物不得云佩玉名名為

石之誤無疑毛傳琚玉石也許君用之今毛傳石譌為名

案毛詩校勘記采段氏說

傳曰瓊瑤美王案此玉字之誤最明首章疏云此言琚佩

玉名下傳云瓊瑤美石瓊玖玉名三者互也

又云琚言佩玉名瑤言美

石玖言玉名明此三者皆玉石雜也

又毛詩按勘記云正義本瓊瑤美石瓊

玖玉名故云三者互也謂美玉名美石玉石相互也若是

瓊玖玉則與瓊琚佩玉名同與瓊瑤美石別而三者不復

互矣所當正也

案楚詞九歌注瑤石之次玉者

傳曰瓊玖玉名攷王風邱中有麻傳玖石次玉者段懋堂

云不應同物異訓蓋木瓜傳本作玉石案段說是也

漢書西域

列傳注玉石石之似玉者也

據毛詩按勘記則正義本作玉石

說文王部玖

石之次玉黑色者

毛詩識小卷五

譚瑩玉生覆校

毛詩識小卷六

嶺南遺書

番禺 林伯桐 桐君撰

王

黍離箋云我以黍離離時至案離離者謂黍之秀也

疏云以黍

秀時至稷則尚苗六月時也未得還歸遂至於稷之穗七月時也又至於稷之實八月時也

案黍是黏

者不黏者為糜

亦名稌

其米通謂之黃米稷則高粱也近時

程易疇

瑤田

考定如此見所撰通藝錄

邵氏爾雅正義所分別黍稷程易疇

以目驗辨其不然

爾雅釋天有春夏秋冬之分詩中言天者多矣不必依時

疏云稱天者以情求之耳非必於其時浩浩昊天求天之

博施蒼天蒼天求天之高明閔天不弔求天之生殺當得

其宜上天同雲求天之所為當順其時也

案求者猶言考求其說耳

君子于役序言君子又言大夫者互文也在家之大夫思行役之大夫也

君子陽陽傳曰無所用其心也疏云陽陽得志之貌夫人

自以為志得意滿則無所用其心矣君子之歉然不自足

非以悅人乃所以警志也

葵邱之會齊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此得志而無所用其心

者也故吉人為善惟日不足

疏云簧者笙管之中金薄鑠也笙必有簧

周禮笙師云笙十三簧

言

笙可以見簧言簧可以見笙

揚之水傳甫許皆曰諸姜也疏云唯戍申言甫許者以其

同出四岳因借甫許以言申其實不戍甫許也

兔爰傳曰孛覆車也釋文引郭云今之翻車大罔也案爾

雅釋器置罟也罟謂之孛孛覆車也郭注今之翻車也無大

罔二字有兩轅中施罟案罟猶結也本文選注謂以繩相連結也以捕鳥亦可展

轉相解廣異語

傳曰造偽也毛詩技勘記云小字本相臺本偽作為為字

是也古為偽通用

葛藟傳曰滑水隙也案爾雅釋邶夷上灑下滑郭注厓上

平坦而下水深者為滑不發聲 詩疏云隙是山岸滑是

水岸故云水隙說文云隙崖也

采葛傳曰蕭所以共祭祀案爾雅釋草蕭荻郭注即蒿周

禮天官甸師注杜子春以為蕭香蒿也禮記郊特牲注蕭

薺蒿也染以脂合黍稷燒之

詩疏引陸璣云可以燭有香氣

大車疏云如子男之服則亦得乘諸侯之車此大車蓋革

路也

案若乘大夫之車則乘墨車而已

傳曰蒺藜也

爾雅釋言文

郭注蒺藜草色如雛在青白之間說文

云藿之初生一名藪一名雛傳又云蘆之初生者也案蘆

之初生為葭

爾雅葭蘆蒺藜藪二者小有分別

幽七月傳藪為藿謂至八月

而藪

即蒺

已成為藿蓋初生為蒺漸長則為藪既成則為藿

實一類也則此傳蘆之初生蘆字必是藿字之譌疏引鄭

志答張逸云雛非草名雛鳥青藪亦青

箋云衣績而裳

繡皆有五色焉疏云其青者如雛其赤者如頰故二章各

舉其一耳

毳衣者五章謂以虎雉

即宗

為首虎毛淺雉

見爾

雅釋

獸 毛深故以毳言之毳亂毛也

宗彝即虎雌鄭君曰謂宗廟之鬱鬯尊也宗廟

彝器有虎彝雌彝故以宗彝名虎雌也

虎雌是用畫藻也粉米也

雖在衣亦是繡者

其衣三章其裳繡黻

黻若斧形黻為兩己相背

是二章

合二裳則五章也

毛詩識小卷六

譚瑩玉生覆校

毛詩識小卷七

嶺南遺書

番禺 林伯桐 桐君撰

鄭

緇衣序曰以明有國善善之功焉蓋諸侯有德乃能入仕
王朝是善也又善於其職是善又善也

傳曰卿士聽朝之正服也蓋卿士在王朝服皮弁之服退
適治事之館聽其治朝之政則服緇衣

傳曰蓆大也說文蓆廣多也

將仲子箋云故言請固距之蓋請於祭仲者弗聽祭仲之
諫是言請仲者即所以固距仲也

傳曰杞木名也陸璣疏云杞柳屬也生水傍樹如柳葉粗

而白色案困學紀聞所言杞有三

此柳屬一者居

南山有杞

小雅南山

有在彼杞棘

湛露

皆杞梓也集于苞杞

四言

采其杞

北山

隰有

杞楨

四月

皆枸櫞也

傳曰桑木之眾也者蓋桑以養蠶衣被天下是被之最眾

多者也

說文殺字自為部惟桑字从之桑不入木部者亦貴之之意

禮記內則疏云桑

眾木之本亦此意也

叔于田箋云甲鎧也者疏云經典謂之甲後世乃名為鎧

大叔于田傳曰藪澤禽之府也案周禮地官澤虞注云澤

水所鍾水希曰藪然則藪澤皆曠野之地水少則草生焉

故藪从草

將叔無狃戒其傷女者莊公戒之卽將仲子詩序所謂叔

失道而公弗制者也

傳曰棚所以覆矢案棚與冰音義同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公徒執冰而踞冰卽棚蓋箭筈也

清人駟介旁旁疏云敖遊不息案小雅北山傳曰旁旁然不得已此亦當然息是不也又禮記聘義疏旁者四面之謂也

旁旁者亦謂敖遊於四面而不息也廣雅釋詁旁大也旁廣也

二矛重英者車上建二矛酋矛短夷矛長以朱染絲爲矛之飾矛有長有短望見其英飾重疊故曰重英

傳曰重喬累荷也蓋車上建五兵二矛最長而又有長短

是重累而相負揭也曹侯人傳曰荷揭也箋云喬矜近上及室題

所以縣毛羽者疏云矛之柄矜矛柄也近於上頭及矛之鑿室

之下室謂矛之鑿孔懸毛羽以題識之

羔裘舍命不渝箋云舍猶處也處猶安也言其安於命不變所

守

傳曰司主也言邦人以是子為直道之宗主

遵大路者循大路而留君子亦是興意君子非可以曲徑

相遇者也

傳曰路道對文則道狹而路廣周禮地官遂人澮上有道川上有路是也散文

則通傳曰祛袂也對文則袂是總名祛為袂之末唐羔裘傳曰祛

袂未則袂為祛末可知是總名也傳曰寔速也爾雅釋詁文箋

云不速於先君之道蓋敏則有功不速則有惰志即是不

善故次章箋云不速於善道

女曰雞鳴明星有爛案爾雅釋天明星謂之启明郭注太

白星也五緯星有金星一名太白傳曰言小星已不見也蓋夜將盡則

大星已不見漸至小星亦不見惟存明星耳韓文公東方半明

詩獨有太白配殘月是也

傳曰珩璜琚瑀衝牙之類案雜佩者其上橫一玉名珩珩

垂三組中組之中貫一玉曰瑀石之次於玉者瑀言其方也中組

之下貫一玉曰衝牙其狀如牙以衝突各玉為聲者禮記玉藻

佩玉有衝牙其左右兩組之中各貫一玉皆曰琚亦是石之次於玉者其

形長而方兩組之下各貫一玉曰璜璜半璧也

有女同車序曰齊女賢而不取案左傳桓公六年齊侯欲

以文姜妻鄭太子忽太子忽辭文姜賢矣傳又曰及其敗

戎師也齊侯又請妻之又請者不必是姜別一女也故曰

齊女賢

箋云壻御輪三周御者代壻云云乃發明有女同行之意

言既御輪三周之後則御者代壻御車而行言親迎其女車而來同在道上也

山有扶蘇序曰所美非美然謂鄭忽所見以為美而用之

之人其人實非美也

傳曰荷華扶渠也下有其華茵菑句則此句但當言荷爾雅

釋草荷扶渠荷下無華字何以連言荷華毛詩投斲記云謂荷華之荷

華之本也乃是扶渠也文茵虎皮也謂文茵之文乃是虎皮也傳之例如此

次章子充汎言則首章子都亦汎言竝不指左氏隱公十一年

傳之子都

狡童傳曰昭公有壯狡之志案壯狡本禮記月令養壯狡
毛傳例不破字然其意則以狡當佼前山有扶蘇章狡童
謂昭公也亦當同

禮記注佼謂形容佼也

幼小無知不免妄作故傳以狂行童昏言其實鄭突年已
長大竝非童子疏云以其志似童幼故以童名之是也

傳所化也者謂鄭突狂悖童昏風化所及從之者多曰甚
一日也

丰序曰昏姻之道缺蓋男以昏時親迎女因男而來據爾
雅釋親壻之黨爲姻兄弟婦之黨爲昏兄弟此對文則有
別也散文則可通稱

箋士妻紵衣襦袖者疏云紵衣絲衣袖緣也以纁緣其衣

案三入爲纁
纁淺絳色也

東門之墀傳曰除地町町者案說文田踐處曰町蓋謂除地如田之有畔町町然

傳曰栗行上栗也行道也謂東門外道路上有栗樹也

風雨傳不言啻啻爲何聲案周南葛覃傳啻啻和聲之遠聞也此亦當然

傳曰膠膠猶啻啻也案考工記膠也者以爲和也莊子天道釋文膠膠和也

子衿小序刺學技廢也疏云鄭人廢學問非毀學宮也又云學者分散陳其留者責去者之辭

傳曰士佩璫玟而青組綬案璫玟石之次於玉者禮記玉

藻士佩瑤玟而緼組綬鄭注緼赤黃此傳緼作青者疏云毛讀
禮記其本與鄭異是也

毛詩識小卷七

譚瑩玉生覆校

毛詩識小卷八

嶺南遺書

番禺 林伯桐 桐君撰

齊

雞鳴傳曰纒笄而朝案儀禮士昏禮注纒廣充幅

謂其廣闊充滿

二尺四寸之幅度也

長六尺

所以韜其髮者

笄則今之簪也

蟲飛薨薨者疏云烏亦稱蟲未必惟小蟲是也

還傳曰獸三歲曰肩案說文三歲豕肩相及者

狝之陽謂狝山之南也

召南傳曰山南曰陽

著者爾雅釋宮門屏之間謂之宁著與宁音義同

傳曰素象瑱者

鄘君子偕老傳曰瑱塞耳也

以象骨為充耳之物其色

則素也

東方之日傳曰姝者初昏之貌非以妹為初昏時蓋謂初

昏之時親迎以初昏為期彼姝然美好之子邶靜女傳姝美色也說文姝好也來

在我室也

東方未明序有挈壺氏箋云掌漏刻者案周禮夏官挈壺

氏注云壺盛水器也分以日夜注云異晝夜漏也漏之箭晝夜共

百刻冬夏之間有長短焉賈疏云春秋分晝夜各五十刻冬至晝四十刻夜六十刻夏至

晝六十刻夜四十刻賈疏云箭各百刻以壺懸箭而下水淹一刻則

為一刻案今法每晝夜十二時每時八刻共九十六刻也

傳曰晞明之始升疏云晞是日光氣

不能辰夜疏不能時節此夜之漏刻此時字是活說蓋夜盡則東

方明故以夜言之

南山傳曰齊南山也以別於周南山疏云詩人自歌土風

山川不出其境是也 傳曰雄狐相隨綏綏然無別案衛

有狐傳曰綏綏匹行貌此當同雄狐當與雌狐相匹行今

但二雄相隨故曰失陰陽之匹以喻齊襄失夫妻之義

每章皆有止字案召南草蟲傳曰止辭也此亦然

傳曰衡獵之從獵之疏云謂既耕言既推耒耜以耕其田也而東西踐

躡概摩之言東西則南北可知釋文引韓詩說東西耕曰橫

甫田維莠驕驕無傳案法言修身莠喬喬即驕驕也又與

僑通莊子達生虛僑即虛驕釋文云僑高也

傳曰桀桀猶驕驕也案衛伯兮傳桀特立也漢書注桀言桀然獨出也

特立獨出俱言其高故曰猶驕驕也怛怛猶忉忉也案廣

雅釋訓怛怛憂也郇匪風傳怛傷也

言其憂傷即切切之意

盧令序曰好田獵畢弋案畢是兔網爾雅釋器噶謂之畢

郭注掩兔之畢或呼為噶因星形以名之

傳曰盧田犬

言此田獵之犬以別於守犬

令合纓環聲

犬之環必有纓以貫之也

傳曰子毋環也謂一大環貫一小環也

載驅四驪謂黑色之馬有四也

傳曰言文姜於是樂易然見其無恥所謂播其惡也箋讀

豈為闔既要破字又以古文弟今文為圍圍明也

言於開明而往

會甚紆曲矣

猗嗟傳曰揚廣揚此言額

即額也

疏云揚是額之別名是也

又云頽貴闕

傳曰好目揚眉此言眉

謂好目又好揚眉

案說文

揚从手飛舉也眉之好者似飛舉故云疏云以眉毛揚起故名眉爲揚

傳曰目上爲名爾雅釋訓文孫炎云目上平博是也

傳曰二尺曰正案賓射則張布侯而畫正筈侯身之長短

有不同而正之中間畫綵處皆方二尺正之全身則視侯

之長短以爲度筈云外謂在綵畫之外者皆居其侯中參分之一

侯身有長短則正亦有廣有狹矣是也筈云五正三正二正一正者謂正

之綵畫有五重以至一重之異也五正者中畫以朱其外

四重則白蒼黃元也三正者朱白蒼二正者中畫朱外畫

綵一正者畫以朱而已俱本孔疏

毛詩識小卷八

譚瑩玉生覆校

毛詩識小卷九

嶺南遺書

番禺 林伯桐 桐君撰

魏

葛屨傳曰糾糾猶繚繚也案說文糸部糾繩三合也繚纏也荀子注繚謂繚繞言委曲也然則繚繚謂葛屨相纏成文繚繞然疏云當為緇疏之貌非也

禮記玉藻疏繚繞也可知此疏乃望文生

義耳

昏禮當夕禮成次日見於舅姑則婦之名已定而箋云未

三月未成爲婦者

箋本禮記曾子問之意

古人重祭祀必廟見而後

謂之成婦所以教天下婦女知以宗廟爲重後世人

忽畧祀事幾不知此爲何語矣 箋云服整也

本爾雅釋言文

傳曰提提安諦也案爾雅釋訓媞媞安也又說文媞諦也
提媞通楚辭怨世引詩作好人媞媞

傳曰象掃所以為飾案鄘君子偕老傳掃所以摘髮此當同

汾沮洳采莫采桑采蕢傳不言何人采之易知也箋云其

采莫之事則非公路之禮申傳意刺公路各官不得禮即

是刺其君風化由於上也疏云魏君親往采莫並非傳箋

之意

傳曰公族公屬謂公族之官掌人君宗族之屬籍左傳成公十八

年晉韓無忌為公族大夫

陟岵傳言岵岵與雅訓正相反攷爾雅釋山多草木岵無

草木岵據釋文岵一也釋名釋山山有草木曰岵岵也人所

怙取以為事用也山無草木曰岷岷岷也無所出生也說文

岷山有草木也 岷山無草木也據此則皆與傳未合疏以毛傳為傳寫誤

是也郝懿行爾雅義疏引詩小記云岷為少草木非全無草木也有無二字不必深泥

箋云上者謂在軍事作部列時蓋言在軍伍之上是有軍事時也

傳曰猶可也父尚義蓋言義可以來歸乃可來

無得止歇軍事而來父勉之大義所謂父尚義也

猶來無棄者謂可來則來無棄家而不歸

十畝之間疏云民之所便雖田亦樹桑似非也田中自有

棲止之處所謂中田有廬樹桑於廬旁非樹於田也漢書食貨

志云田中不得有樹

伐檀箋冬獵曰狩宵田曰獵皆本爾雅釋天爾雅宵田為

獠獠為獵之別名

傳曰輻檀輻也謂以檀木為車輻也凡車輪通名細別之外圓以行

地者為輪中圓以穿車軸且以貫各車輻者謂之轂一輪

凡三十輻故老子云三十輻共一轂考工記云輻也者以

為直指也言車輻之木欲其直而不曲

傳曰圓者為困謂倉也考工記匠人注困圓倉

碩鼠箋云古者三年大比民或於是徙案古者各君其國

民不得他徙周禮比長注徙謂不使其居或國中之民出

徙郊或郊民入徙國中然則所可徙者不過如此之近且

須其官長經理之故民不能輕去其鄉也後世四海一家

其民隨便遷徙族姓難稽習染易入亦其勢使然此可以

觀古今之流變矣

誰之永號釋文本作咏云咏本亦作永是其本作咏也箋以永爲咏歌之

意而不破字者毛詩校勘記云箋以爲假借也

毛詩識小卷九

三

毛詩識小卷九

譚瑩玉生覆校

毛詩識小卷十

嶺南遺書

番禺 林伯桐 桐君撰

唐

蟋蟀序此晉也而謂之唐按叔虞始封於唐國都之南有

晉水叔虞之子燮父因改國號為晉蓋請命於時王而改之此詩刺

晉僖公在共和攝政之時不稱唐久矣故曰此晉也而謂

之唐

職思其居居字無傳箋云又當王思於所居之事疏以次

章傳外禮樂之外推之謂傳言當以禮樂自居其實所居

之事即有禮樂在傳箋畧同 傳曰荒大也箋云荒廢亂

也大意亦無甚異疏自生分別耳

傳曰瞿瞿然顧禮義也

箋同

按爾雅

釋訓

瞿瞿休休儉也

顧禮義何以爲儉顧禮義則不敢奢僭自然可儉能有守而後能顧禮義能儉而後不必寡廉鮮恥可以自守雅訓與傳箋一也

山有樞釋文云樞本或作藎烏侯反傳曰樞莖也爾雅釋木作藎莖戴東原段懋堂皆謂詩本作藎案毛詩校勘記云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皆作樞說文草部藎草也不以爲藎莖字是毛詩作樞釋文或作本非也

傳曰婁亦曳也按禮記深衣長毋被土則白深衣外或有被土者矣經傳或言樞衣或言攝齊可知其衣之長此詩所以言曳婁也

傳曰居居懷惡不相親比之貌案郝棲霞說行云居與踞

同此居居猶倨倨不遜之意又案李巡曰居居不狎習之

意與傳意互相發明也 傳曰究究猶居居也疏引孫炎

云究究窮極人之惡釋言曰究窮也又案王逸楚詞章句云究究

不止貌也其說皆足相證

搗羽傳曰苞稹案爾雅釋話苞豐也釋言苞稹也稹與謂

豐大而稹密也孫炎云物叢生曰苞是也

無衣序曰美晉武公也按晉昭侯封其叔父成師於曲沃

是為桓叔桓叔生莊伯莊伯生武公是則武公乃曲沃桓

叔之孫蓋分封後三傳而并晉國矣

晉國侯爵侯之冕服七章而周禮春官巾車金路樊纓九

就同姓以封者蓋王子母弟初出封者車服猶如上公故

得以九為節唯王子母弟一身耳若晉之唐叔始封者其車自以九為節其

後世自當依爵命之數故此言衣七也本詩疏

首章傳箋皆言七章次章傳但曰以六為節箋但云變七

言六不言六章者蓋諸侯入為王朝卿士各依本國命數

晉國之先實無六章之衣也毛傳云云蓋據周禮典命而

言所謂以六為節者謂天子之卿從車六乘旌旗六旒冠

弁之飾六玉也

有杖之杜序曰武公寡特兼其宗族疏云昭侯以下君於

晉國者是武公之宗族武公兼有之似非也昭侯以下乃

武公之君豈僅言宗族乎蓋翦除強宗是曲沃權略觀左

傳曰居居懷惡不相親比之貌案郝棲霞懿行云居與踞

同此居居猶倨倨不遜之意又案李巡曰居居不狎習之

意與傳意互相發明也 傳曰究究猶居居也疏引孫炎

云究究窮極人之惡釋言曰究窮也又案王逸楚詞章句云究究

不止貌也其說皆足相證

搗羽傳曰苞稹案爾雅釋話苞豐也釋言苞稹也稹與

豐大而稹密也孫炎云物叢生日苞是也

無衣序曰美晉武公也按晉昭侯封其叔父成師於曲沃

是為桓叔桓叔生莊伯莊伯生武公是則武公乃曲沃桓

叔之孫蓋分封後三傳而并晉國矣

晉國侯爵侯之冕服七章而周禮春官巾車金路樊纓九

就同姓以封者蓋王子母弟初出封者車服猶如上公故

得以九為節唯王子母弟一身耳若晉之唐叔始封者其車自以九為節其

後世自當依爵命之數故此言衣七也本詩疏

首章傳箋皆言七章次章傳但日以六為節箋但云變七

言六不言六章者蓋諸侯入為王朝卿士各依本國命數

晉國之先實無六章之衣也毛傳云云蓋據周禮典命而

言所謂以六為節者謂天子之卿從車六乘旌旗六旒冠

弁之飾六玉也

有杖之杜序曰武公寡特兼其宗族疏云昭侯以下君於

晉國者是武公之宗族武公兼有之似非也昭侯以下乃

武公之君豈僅言宗族乎蓋翦除強宗是曲沃權略觀左

傳所載晉武公之事可知此兼其宗族當亦指此類言之

毛詩識小卷十

譚瑩玉生覆校

毛詩識小卷十一

嶺南遺書

番禺 林伯桐 桐君撰

秦

國風皆自子男以上秦附庸耳何為錄其詩疏云詩者緣政而作故附庸而得有詩也

車鄰序曰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焉好者言其可觀也疏云此三者皆君之容好是也 據詩譜秦仲當宣王時

傳曰陂者曰阪爾雅釋地文案說文陂阪也又坡阪也是陂即

坡也爾雅釋文云陂又作坡詩疏引李巡云陂者謂高峰山陂是也

爾雅郭注云陂陀不平箋云喻秦仲之君臣所有各得其宜則是以

陂所有者喻秦之君有善治得君道之宜以隰所有者喻

秦之臣有善行得臣道之宜也 箋云而去仕他國其徒

自使老以逝為去案魏碩鼠箋云逝往也此逝者言往去

他國與論語子罕逝者小異論語集解包曰言凡往也者

邢疏云言凡時時事往也者 如川之流

駟驥傳曰驥驪案驪黑色驥者言其色黑如鐵本正義 說文

馬部驥馬赤黑色

疏云大叔于田言六轡如手謂馬之進退如御者之手為

御之良此言六轡在手謂不假控制為馬之良案大叔于

田言兩驂如手非六轡如手 疏以其意言之抑或有誤字也

公之媚子媚字無傳案大雅思齊傳曰媚愛也說文女部

媚說也

傳曰冬獻狼夏獻麋

周禮天官獸人文

案周禮注狼膏聚麋膏散

聚則溫散則涼以救世之苦也

疏云冬苦其大寒故獻狼夏苦其大熱故獻麋

傳曰拔矢末也

疏云矢以鏃為首故拔為末

案蒼頡篇拔引也說文手

部拔擢也謂矢末在弦擢引之則矢行故謂矢末為拔也

四馬既閑箋以為四種之馬案此據周禮夏官校人謂齊

馬道馬田馬駑馬也

疏云公命御者從禽之左逐之此

君所乘田車

箋云輕車驅逆之車也

疏云非君車也案周禮夏

官田僕掌設驅逆之車注驅驅禽使前趨獲逆御還之使

不出圍

箋云置鸞於鏢異於乘車也案大戴禮記保傅

及韓詩內傳皆云鸞在衡是乘車之常法此驅逆之車故

鸞在鏢也

小戎傳曰小戎兵車也蓋兵車之大者在先所謂元戎十

乘以先啟行是也此羣臣之兵車箋在元戎之後故曰小

戎 傳曰收軫也軫者車前車後兩端之橫木所以收斂

所載故名收 五五束也言以皮革五處束之 蔡歷錄

也歷錄蓋文章之貌 梁軛上句衡也謂軛上曲以句

其軛衡者軛也其軛橫居軛下如屋之梁故謂之梁軛 淺淺

者大車由前軛至後軛其深八尺兵車從前軛至後軛唯

深四尺四寸故謂之淺也 游環鞞環也謂以皮為環繫

於陰板之上驂馬欲出此環牽之 慎駕具者以一條皮

上繫於衡後繫於軛當服馬脅愛慎乘駕之具也 續續

鞞也謂驂馬頸不當衡別為二鞞以引車銷白金以沃灌

鞞環非訓蓋爲白金也

茵者車之褥用皮爲之皮有文采是虎

皮也 長轂者大車之轂長尺半兵車之轂長三尺二寸

比之爲長

六轡者四馬八轡而驂馬內轡不須牽挽故六轡也在手

者馬良善不假控制也 盾以木爲之

傳曰蒙討羽也謂畫雜鳥之羽以爲盾飾 伐中干也櫓

是大盾故以伐爲中干 閉繼者竹閉又名鞞周禮注弓

檠曰鞞弛則縛於弓裏備損傷是也說文繼繫也

蒹葭傳曰蒹蘆葭葭蘆也蓋蒹葭大同小異蒹蘆爲一種是

小者初生爲蒹漸長則爲蘆葭蘆爲一種是大者初生爲

葭漸長則爲蘆也 傳曰白露凝戾爲霜然後歲事成按

白露是八月節氣霜降是九月中氣豳風八月萑葦則八月葭已由蘆而成爲葦可用矣此傳舉其始終總言之耳傳曰一方難至矣一方者猶言在水之一處於其處求之則有逆流與順流之分也

次章白露未晞則是露未乾三章白露未已則是露未止首章已言爲霜此兩章乃追言之

傳曰溜水隙也隙是山岸

爾雅釋山重巖隙

溜是水岸故云水隙

傳曰采采猶萋萋也是以其色言與周南所謂采采者異矣箋云右者言其迂迴也疏申之云左亦迂迴言右取其浹沚爲韻是也

終南傳曰周之南山中南也蓋中南山卽終南山字異而

實同也 傳曰條栢是木名爾雅釋木稻山榎郭注今之山楸也

是與周南有條為枝曰條者不同 傳曰梅栢也與今之所謂梅

不說文有梅字 解曰栢也 與雅訓同又有某字解曰酸果也此乃今之所

謂梅也爾雅郭注似杏實酢郝棲霞懿行以為郭注誤又文選

西京賦注引爾雅注云栢木似水楊則今本似杏實酢或

是傳寫之誤 錦衣狐裘此狐白裘也禮記玉藻君衣狐

白裘錦衣以裼之

傳曰紀基也謂山基也堂畢道平如堂也謂終南山之路名畢路邊之崖有如堂然

毛公就本字為訓但以詩之通例而論則有可疑高郵王

文簡公曰終南何有間山所有之物耳山基畢道仍是言

山非山之所有也全詩之例凡云山有某者皆指草木又

凡首章言草木者二三四五章亦皆言草木此不易之例

案紀讀為杞堂讀為棠杞棠皆木名也紀堂假借字耳毛詩

之字類多假借白帖引詩正作有杞有棠唐時齊魯詩皆亡唯韓詩尙

存則所引蓋韓詩也見經義述聞謹案此據全經通例雖毛傳

亦有未敢信者或干慮之一失或後人所攙入也從經則不必從傳也

傳曰黑與青謂之黻黻繡於裳非繪於衣也而言黻衣者

疏云與繡裳異其文耳裳有專指衣則通言故大概言則裳亦可云衣

黃鳥序曰國人刺穆公案三良從死在康公之時而序言

穆公蓋穆公命其從死本非康公之意也

人百其身無傳箋云謂一身百死猶為之夫人止一死豈

有百死者蓋三良一可當百次章百夫之防傳曰防比也三章百夫之禦傳曰禦當也

謂三良之爲人可以此於百夫可以當百夫也故亦願以一身百死贖之史記秦本

紀穆公卒從死者百七十人可謂多矣而國人獨惜此三

人者所謂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也

晨風傳曰櫟木也案爾雅釋木櫟其實棗蓋謂櫟木其子

房生也櫟卽柞與栩杼同其實卽阜斗又名椽椽與萊通

傳曰駮如馬倨牙食虎豹則是獸也釋文引陸璣草木疏

云駮馬梓榆也則是木也疏以下章山隰之木相配此不

宜云獸謂陸璣言非無理但說文駮與駮有分段懋堂云

陸璣以梓榆樹皮如駮馬案陸璣謂梓榆樹皮青白駮犖遙視似駮馬故謂之駮馬則

此宜作駮案段意以爲經文既作駮則六駮非木也又案陳風防有鵲巢邛有

旨苕中唐有贊邛有旨鷓俱兩句相連而各不相類則苞

櫟是木與六駮是獸未嘗不可相連茲言

傳曰棣唐棣也案爾雅釋木唐棣移案郝棲霞云說文移

棠棣也是唐當作棠經典通借作唐

無衣傳曰袍襦也大概言之案禮記玉藻續為襦縵為袍

是襦則純著新綿袍則雜用舊絮本有分別而其制度則

一故大略言則曰袍襦也 傳曰矛長二丈案考工記廬

人矛有二有酋矛有夷矛此長二丈者是酋矛夷矛則長二丈四尺

蓋攻國之兵用短故傳以酋矛言之夷矛當用以守所謂守國之兵用長也

傳曰澤潤澤也衣而潤澤是流汗所漬箋云褻衣近污垢

即是申明傳意非無二也澤說文作禘毛意當同但毛例不破字耳 疏謂衣服

之煖於身由甘雨之潤於物紆曲之甚

渭陽傳曰瓊瑰石而攻玉蓋瓊乃玉之美稱非有專指瑰則石之次於玉者實瑰耳而美其名則曰瓊瑰猶王風言瓊瑤瓊玖也不用玉而用石之次於玉者蓋佩玉有制度唯天子可用純玉諸侯以下則玉石雜用也

權輿傳曰四簋黍稷外方內圓曰簋用貯稻粱也經不言簋者簋與飽爲韻也疏似失之 黍之不黏者爲糜亦名

稌

其米則皆謂之黃米

其黏者則名黍稷是高粱

稻之黏者爲糯

其不黏者名秬亦名粳 粱則小米也

毛詩識小卷十一

譚瑩玉生覆校

毛詩識小卷十二

嶺南遺書

番禺 林伯桐 桐君撰

陳

衡門傳曰衡木為門言淺陋也蓋宮室之制門之左右有

門堂爾雅釋宮門側之堂謂之塾是也今但以橫木衡者橫之

古文為門其淺陋可知

東門之池可以漚紵無傳疏引陸璣云紵亦蔴也今南越

紵布皆用此一切經音義引說文云白而細日紵與今本說文不同

可以漚菅無傳案爾雅釋草白華野菅又案說文云菅茅

也蓋謂一物而二名謂之野菅未漚者也既漚則但謂之

菅矣陸璣疏云菅似茅而滑澤無毛近時郝棲霞云今驗茅有毛而漚未見如陸所云者或陸誤也

東門之楊傳曰期而不至也已見明星煌煌然則夜深而猶不至則終不至矣此明星啟明之星也

墓門傳曰夫傳相也案白虎通爵大夫之為言大扶進人

者也漢書集注夫讀曰扶又案禮記郊特牲注夫或為傅是以夫可

訓為傅相者也 傳曰昔久也箋云誰昔昔也此爾雅釋

文郭注誰發語辭禮記檀弓有云疇昔之夜疇昔即誰昔

也釋詁云疇誰也檀弓注云疇發聲也

防有鵲巢箋云處世自然者蓋防邑多樹木故鵲往巢

邱地美故旨苕生焉皆處勢自然以興宣公信讒故讒人

集焉

傳曰中中庭也唐堂塗也案逸周書作雒解孔注唐中庭

道也又爾雅孫炎注堂途堂下至門之徑也則中唐也者
謂階庭之中自堂下至門之路也 傳曰甝瓠瓠也案甝

者甝也未燒者謂之擊已燒者謂之甝 傳曰鷓縵草也

案陸璣疏云鷓五色作縵文故曰縵草爾雅釋草鷓縵鷓

也鷓

株林傳曰大夫乘駒蓋謂人君不當乘駒今靈公駕乘馬

箋云君親乘君乘馬則非駕車也乃單騎耳 乘乘駒皆微行也朝食于株則說

于株野是夕可知小序所謂朝夕不休息焉是也

澤陂每章第二句即是興男女相悅至有美一人句則傷

男子之無禮此下不復兼言女者男為主也疏強生分別

必非毛意

毛詩識小卷十二

譚瑩玉生覆校

毛詩識小卷十三

嶺南遺書

番禺 林伯桐 桐君撰

檜

檜國妘姓

本釋文

羔裘箋云待於郊得玦乃去者案荀子曰絕人以玦反絕

以環

春秋穀梁傳范注曰君賜之環則還賜之玦則往

蓋待放者雖以道去未敢

遽行也必於郊者見欲去之意君賜之玦則有決別意是

任從其去乃可行也

新浴者必振衣則好絜其衣服自是好處惟緇衣羔裘本

以視朝而乃用為逍遙之燕服黃衣狐裘本息民之祭服

而乃以為朝服則是增華好大變易常法不能自強即由

於此雖其衣鮮絜何足道哉

傳曰堂公堂也此公堂謂路寢卽燕朝也幽七月傳曰公堂學校也與此不同

素冠傳曰練冠也案十三月而練則是朞以後之服 素

衣亦是練服次章傳曰素冠故素衣也

素鞞無傳蓋大祥祭服用素鞞禮有明文故毛不必言也首章次章思見朞後之常服末章思見大祥之祭服由淺而深也 傳引夫子曰子夏哀已盡能引而致之於禮與

記檀弓所載子夏事相反傳聞異詞也疏云鄭以毛公當有所憑據故不正

其是非

隰有萋楚傳曰萋楚鈹也爾雅釋草文郭注今羊桃也郝棲

霞爾雅義疏云按今羊桃卽夾竹桃莖葉形狀鄭箋得之

又云或言藤或言木蓋皆別種箋云少而端慤則長大無情慾何也蓋

端慤者人人所當然而愛人以姑息者往往以情慾之說

進惟見端慤者則嘿而息矣故少而端慤豈徒養德集福

之基實寡過擇交之本

匪風傳曰發發飄風非有道之風四句蓋解經之意於文

義則爲倒裝也疏云偈偈輕舉之貌傳曰下國之亂周道滅也蓋

周道既失則諸侯皆無以自立言下國者對王都而言王都

在上則列國皆爲下下國猶言下邑也

傳曰亨魚煩則碎治民煩則散知亨魚則知治民矣此毛

公引申詩意觸類而長耳詩人在春秋時養民教民詳悉

而亦無弊左氏及諸子書可攷也毛公生當大一統之世
則此傳云云真通達治體之言

毛詩識小卷十三

譚瑩玉生覆校

毛詩識小卷十四

嶺南遺書

番禺 林伯桐 桐君撰

曹

詩譜所言曹有堯舜之化民遺風重厚多君子末時富而無教乃更驕侈夫以兩聖帝之化多君子之俗猶不足恃如此然則富而無教則沃土之民必不如瘠土惜哉

蜉蝣於我歸處無傳蓋言於我者於我君也歸處者將何歸也箋云君當於何依歸乎是也

傳曰掘閱容閱也案容者形容也疏云閱者悅懌之意言

其掘地而出形容鮮閱也箋云掘地鮮閱蓋申明傳意

謂開解而容閱

疏云

候人傳曰言賢者之官不過候人候人雖是上士下士但比之三百赤芾者則爲遠矣疏乃云謂作候人之徒屬非官長也不亦固哉 傳曰芾韠也芾之制亦同韠但尊祭服別其名曰芾耳此非言祭祀而亦曰芾者散文則通也 傳曰媾厚也案易屯釋文引鄭注媾猶會史記索隱媾合也媾和也會合而和正是其厚也 疏云重昏媾者情必深厚故媾爲厚也 傳曰南山曹南山也以別於周之南山齊之南山也 傳曰季人之少子也女民之弱者則季是男子季女二字分言與召南之有齊季女不同矣

鳴鳩傳曰騏騏文也騏者青黑色謂皮弁之文如騏馬之青黑色也箋云騏當作璫

下泉傳曰非漑草者謂本非水中灌漑而生之草故得水而病也

毛詩識小卷十四

譚瑩玉生覆校

毛詩識小卷十五

嶺南遺書

番禺 林伯桐 桐君撰

豳

詩譜以豳爲公劉所徙者案疏云不窋窋豳地尙往來郃國至公劉而盡以豳民遷也

周公之詩而稱豳者疏云不美王業不得入周召正風又非刺美成王不得入正雅周公王朝卿士不得專名一國因其上陳豳公故爲豳之變風

七月序曰周公遭變者遭管蔡流言之變也旣出居東都恐王業毀壞不得言已身憂國故仰陳后稷先公風化以比已身序已志 詩譜謂思公劉太王者蓋公劉初居豳

太王終去邠此先公遭難乃能勤行風化周公今亦遭難故陳之以先公修行后稷之教故冠以后稷也

此詩七月九月皆以夏正言季夏六月火星中故孟秋七月則西流也

傳曰鬻發風寒也栗烈寒氣也有風而寒宜也寒氣則無風亦寒其寒深矣 傳曰民無不舉足而耕者蓋耕以足推也

有鳴倉庚

夏小正二月文

傳曰倉庚離黃也

說文離黃倉庚也

案爾雅釋

鳥倉庚商庚郭注即鷺黃也又曰鷺黃楚雀郭注即倉庚

也邵二雲云其鳴聲和調而圓亮故葛覃云其鳴喈喈其

毛色陸離而鮮明故東山云熠燿其羽其為鳥柔易而近

人故凱風云睨睨黃鳥其鷄端有細毛雜色故小雅云縣

蠻黃鳥

皆見爾雅正義

蓋一物而數名者

傳曰蘩白蒿也攷爾雅釋草蘩皤蒿案皤即白也故召南

傳曰蘩皤蒿也實一物也又案夏小正二月采蘩詩意同

之

傳曰殆始釋文本作迨疏云釋詁殆始也案爾雅釋詁作

胎蓋殆與迨皆胎之假借

傳曰蘩為萑葭為葦者蓋初生為莢長大為蘩成則為萑

初生為葭長大為蘆成則為葦對文則有別也 可以為

曲者曲薄也

本禮記月令注

謂可為蠶薄也

傳曰斨方盞也蓋以別於斝之隋盞耳

斨孔也形狹而長日隋

斨亦

斧惟其盞孔有異 條桑箋謂枝落之采其葉者蓋伐其

遠揚之枝條但以繩猗束而采之 傳曰絲事畢而麻事

起矣蓋采桑養蠶是絲事也載績則麻事也績麻成布以

為民衣元黃則又染繒也載元載黃者元衣黃裳也何以

又言朱傳曰朱深纁也祭服元衣纁裳是也蓋染法一染

謂之纁再染謂之赭三染謂之纁朱則四染者 比於纁色為深故曰

深五染謂之緹 此則加染以黑色 元則六染者 由朱而染黑為緹又由緹而再染黑

為元故傳曰元黑而有赤也

箋曰幽地晚寒者蓋溫風至則鳥鳴月令仲夏鳴始鳴是

五月也今七月始鳴由於幽土雖時候遲晚猶寒 本孫毓之說

則溫氣晚至故鳴鳴遲兩月也

箋云厚於其所貴者說也蓋謂民親其上加厚於尊貴者故曰為公子裘以說明其親上之意也

傳曰斯螽蚣蝢也攷爾雅釋蟲蜚螽螽蚣蝢郝棲霞云斯與蜚聲義同案

斯螽螽斯實一物周南傳與此同 傳曰莎雞羽成而振

訊之攷爾雅釋蟲翰天雞郝棲霞爾雅義疏從宋本作也翰欲以別於釋鳥之班天雞

郭注小蟲一名莎雞陸璣云莎雞如蝗而斑色毛翅數重

其翅正赤或謂之天雞六月中飛而振羽索索作聲 八

月在宇宇者屋之四垂故韓詩說云宇屋霤也 傳曰穹

窮窮盡也謂盡塞其室之窟穴熏鼠者使鼠盡出於窟外而

後塞之 傳曰瑾塗也謂以泥塗之庶人華戶者華戶是

以荆竹織門本禮記儒行注荆竹通風故泥之也 曰為改歲者

周建子以十一月爲歲首故十月則改歲也

鬱奠與瓜皆可生食故皆言食棗須就樹擊之則其實自下故言剝春酒須釀故言爲壺是蔓生故言斷苴須拾取故言叔 疏云酒以介壽則農夫不得飲之采茶食農夫則老人不食之矣 傳曰樗惡木也然則木不惡者不以爲薪可知愛物之至所以盡性也

築場圃者築場於圃也 稼穡對文則別散文則通也

稱彼兕觥無傳案稱舉也見儀禮士相見禮聘禮注

鴟鴞傳曰鴟鴞鷓鴣

爾雅釋鳥文

郭注鴟鴞傳最是蓋貪惡之鳥

也或以爲鷓鴣夫鷓鴣則何能毀鳥之室取鳥之子乎哉今女下民或敢侮予傳意蓋泛言之無所專指也以明守

成之不易耳疏以管蔡爲民不但非毛意而其義亦狹矣
親結其縞傳引施衿結帨儀禮士昏禮文衿繫佩帶也帨巾也是
結縞者結其巾也

破斧傳曰鑿屬曰錡疏云未見其文亦不審其狀案經傳
未有以錡爲鑿屬者則鑿屬或是金屬之譌 錡者管子
輕重一車必有一鑽一鑿一錡則錡乃以木爲質而飾以
金者故傳以爲木屬也

伐柯之篇皆言禮可爲國周禮大備以禮治天下者也
傳曰以其所願乎上交乎下以其所願乎下事乎上此大
學絜矩中庸正己而不求於人之義

九罭篇袞衣繡裳毛以爲王之服鄭以爲上公之服者蓋

王則畫升龍於衣上公但畫降龍均之衮衣也

毛詩識小卷十五

譚瑩玉生覆校

毛詩識小卷十六

嶺南遺書

番禺 林伯桐 桐君撰

小雅

鹿鳴之什

自鹿鳴至菁菁者莪凡二十二篇皆正雅也

本釋文

鄭君詩譜曰傳曰文王基之武王鑿之周公內之疏云非正經謂之傳未知此在何書也又曰文王始造其基武王鑿其榱棟周公內而架之乃成王室 案此即書若考作室詩豳風無毀我室之義

鹿鳴序曰燕羣臣嘉賓也君以臣為賓即是嘉賓亦兼言四方之賓燕四方之賓惟迎於大門內為異其餘皆與燕

羣臣同故

鄉飲酒禮燕禮

注皆曰鹿鳴者君與臣下及四方之賓

燕講道修德之樂歌也

傳曰苹萍也

爾雅說文皆同

鹿得萍呦呦然鳴而相呼是毛本以

浮萍言攷夏小正七月湟潦生苹湟者沔下之處潦水消積萍卽生焉卽可就食故毛云然箋云苹蘩蕭則是陸草自可兼用不須強爲分別矣

四牡傳曰臣受命舍幣于禰乃行者言爲使則辭於家廟而後行所謂不以家事辭王事也疏云言受命卽行似非傳意

傳曰雛夫不也案此卽祝鳩乃五鳩之一也

箋云鳥之

慤謹者人皆愛之可以不勞猶則飛則下止於柵木喻人

雖無事其可獲安乎此與弗慮胡獲弗爲胡成民生在勤勤則不匱可互相證明也

常棣序曰燕兄弟也古者於同父母之兄弟曰昆弟其於宗族不論長幼統以兄弟爲言者蓋宗族皆由兄弟旁推者也

傳曰兄弟求矣兄弟何以相求此卽敬而無失恭而有禮之義蓋睽孤則相隔相求則和睦矣

傳曰兄弟尙恩怡怡然朋友以義切切然此卽論語答子路之意人倫之準式也箋云以禮義相琢磨則友生急求友者不可不知爲人友者亦不可不知矣

周語曰王公立飫則有房烝謂之立飫仍於饗禮爲近蓋

以圖事爲主以飶致其情耳 傳曰王與親戚燕則尙毛
因飶而言及燕或者以飶爲禮卽繼以燕以通情也

伐木疏云舊則不可更擇新交則非賢不友此二語乃論
交之圭臬也

箋云其鳴之志似於有友道然案此所謂學於萬物也

許許亦可以聲言舉大木者呼邪許是也毛但以梯貌言
之耳疏云許許非聲之狀似非毛意

傳曰以筐曰醴以藪曰湑者蓋酒熟必醴之
亦漉酒之意以竹

器醴酒則曰醴以藪藪草也醴酒則曰湑

兄弟之稱通於宗族亦通於異姓箋云兄弟父之黨母之

黨是也

天保一詩多用爾字蓋昊天其子之稱天則言爾尊天而親其上也

傳曰春日祠夏曰禴案禮記王制春日灼

禴即禘詩釋文禴本又作禘是

也夏曰禘注此蓋夏殷之祭名周改春日祠夏曰禘此傳

與爾雅釋文文同不言祠禴而言禴祠者詩疏云詩以便

文故不依先後說文云春祭曰祠品物少多文詞也公

羊傳何注云祠猶食也猶繼嗣也春物始生孝子思親繼

嗣而食之也孫炎云禘者新菜可洵白虎通云嘗者

新穀熟而嘗之孫炎云烝進也進物品也白虎通云烝

之爲言眾也冬之物成者眾傳曰卜予也箋疏無釋案

爾雅釋詁賚畀卜陽予也郭注賚卜畀皆賜與也與猶予

也又案白虎通卜赴也周禮春官序官疏赴來者之心故
曰卜然則卜之爲予亦謂赴祭者之心而賜與之卽禮無
不答之義

傳曰百姓百官族姓也案尙書堯典鄭注百姓羣臣之父
子兄弟僞孔傳云百姓百官古訓百姓皆百官也百官當
言氏而云姓者散文則可通古者庶人無氏有姓氏者必
由於卿大夫也

采薇箋云先輩可以行也唐人已登第者稱應舉者曰先
輩本此古者席地而坐必先跪而後坐故箋釋不遑啓居
云不暇跪居也

箋云柔謂脆脆之時案脆音問草新生也 疏云汝中輩可

以行矣此因上章傳有先輩之文從而爲之詞耳經傳箋俱無此意

箋云弭弓反末斲者案斲弓戾也謂弓反末斲戾之處也
以助御者解轡紛宜骨也者紛與結同解轡結宜滑故以
象骨爲弓弭蓋制器者取用多方不專一事也

魚服之魚乃是獸名陸璣云魚獸似豬其皮背上斑文
出車傳曰就馬於牧地案牧地在遠郊周禮地官載師以
牧田任遠郊之地是也

傳曰龜蛇曰旐鳥隼曰旟皆本周禮司常文設旐在于旐
之上而建於車則兩事實同爲一物矣又有旟者疏云下
云旐旐央央旐蓋南仲所建以下或載旐或載旟故此經

所陳唯旂旒而已

傳曰王殷王也蓋謂文王述殷王之命以命南仲不言殷天子而言殷王者易知也天下所歸往謂之王本是通稱故屢言王事亦是通稱也其言天子者因其時文王已稱王故言天子以別之

箋云始出壘征伐玁狁又云凍始釋而來反則來思者還於軍壘耳未還家也故下句云豈不懷歸 傳曰簡書戒命也

案古未有紙書之於竹則謂之簡書

玁狁在北西戎在西既伐玁狁因伐西戎故未見君子既見君子俱就近西戎之諸侯言之

遲遲萋萋喈喈采芣祁祁皆無傳者案豳風七月傳曰遲

遲舒緩也周南葛覃傳曰萋萋茂盛貌喈喈和聲之遠聞也又七月傳曰絜白蒿也所以生蠶祁祁眾多也此亦當同

杕杜言采其杞箋云託有事以望君子是則憂我父母者

指其夫言之疏云以下章期逝不至上章我心傷悲類之則憂我父母謂夫是也婦人以夫

為天故可以夫比於父母邶日月篇父兮母兮畜我不卒

語意正同

魚麗傳曰草木不折不芟斧斤不入山林蓋謂十月寒氣

至草木為風所折似有芟除之者若未至折芟之時則斧

斤不入山林也定本作不折不操疏以為誤今釋文攷證乃云注疏從定本非也士不

隱塞者疏云為梁止可為防於兩邊不得當中皆隱塞也

此不欲盡
物之意

禮記曲禮國君春田不圍澤大夫不掩羣士不
取麇卵與此傳異者此自天子始言曲禮自國君始言故
差等小異耳其實不圍澤者亦當不掩羣不掩羣者亦當
不取麇卵不取麇卵者亦當不隱塞皆可推而知也

七詩識小卷十六

譚瑩玉生覆校

毛詩識小卷十七

嶺南遺書

番禺 林伯桐 桐君撰

南有嘉魚之什

南有嘉魚傳曰罩罩筐也案爾雅釋器筐謂之罩郭注云捕魚籠也詩疏云罩以竹為之無竹則以荆又案郝棲霞云今魚罩皆以竹形似雞罩漁人以手抑按於水中以取魚

傳曰汕汕櫟也案爾雅釋器翼謂之汕毛意櫟即翼也邵二雲云

壅草澤畔蓄魚其中名為翼

南山有臺傳曰臺夫須爾雅釋草文陸璣引舊說云夫須莎草

也可以為簑笠郝棲霞云須莎聲轉也今人以莎草為簑

不以爲笠 傳曰萊草也陸璣疏云萊草名其葉可食
此詩萬壽無疆與豳七月萬壽無疆小有分別豳風祝人
君之身壽考也此萬壽無疆萬壽無期則以國家言猶言
萬世有道也

南山有杞無傳此困學紀聞所謂杞梓之杞也

傳曰柎櫨也爾雅釋木文案陸璣云柎枝葉茂好官園種之名

曰萬歲取名於億萬案億億音同此言北山有柎唐風言隰有

柎蓋高地下地皆可種者 遐不矜壽無傳案周南汝墳

傳遐遠也此亦當然

傳曰枸枳枸案宋玉風賦枳句來巢李注枳句言枳樹多

句也句曲也案句卽枸也詩疏云枸木多枝而曲所以來巢也

傳曰椶鼠梓

爾雅釋本文

郭注云楸屬也

陸璣云山楸之異者

案此傳言

鼠梓爾雅注言虎梓蓋有異名

傳曰耆老案爾雅釋詁耆老壽也孫炎云耆面如凍梨色

如浮垢老人壽徵也

蓼蕭是以有譽處兮無傳箋云使聲譽常處天子謂四海

之諸侯稱揚王者恩德使常有聲譽常處天子之位也

傳曰儻轡也革轡首也案說文鑿轡首銅也

錢竹汀云鞞即儻

鞞

轡革也

小徐云御人所把處也

錢竹汀曰古器銘石鼓文及寅簋文

作鑿勒即詩所云儻革也蓋儻為金飾

案即轡首銅也

革為皮絡

又案爾雅釋器轡首謂之革郭注轡鞞勒詩疏云馬轡所

鞞之外有餘而垂者謂之革郝棲霞云轡勒異物鞞轡革

也又云轡首垂卽鞞也勒馬頭絡銜也自後趙避石勒名呼馬勒爲

轡遂與鑣銜之訓相溷傳曰在鑣曰鸞案爾雅釋器鑣

謂之鑣郭注馬勒旁鐵說文云鑣馬銜也釋名云鑣苞也所以在旁苞斂其口也

湛露顯允君子無傳謂明信之君子也

其桐其椅不言露疏云承上露在可知

菁菁者莪載沉載浮載字無傳抑載馳傳曰載辭也此亦

當然此傳本是載沉亦浮據疏語可證明今注疏本譌作載沉亦

沉則難通矣箋云沉物亦載浮物亦載乃言楊木之有用竝非解經之載字

六月傳曰物毛物也毛是齊馬之色物是齊馬之力因有

四驪二字故傳連言毛物比物者本以齊馬力爲主而併

及馬之色也傳曰師行三十里蓋百里而趨利者蹶上

將見史記是以吉行日五十里師行日三十里所以養兵

力也古用車戰故持重如此後世輕騎疾行不可以里限

矣

傳曰錯革鳥為章也案爾雅釋天錯革鳥曰旃孫炎曰錯

置也革急也畫急疾之鳥於繆也傳曰鈞車先正也箋

云鈞擊行曲直有正也蓋謂夏后氏時其車鈞曲般旋曲

直有正不必為馬飾矣

采芑傳曰師眾干扞試用也謂此三千車中軍士皆有眾

多扞敵之用也乘其四騏無傳案魯頌駟傳曰蒼騏曰

騏騏綦文也謂馬毛蒼色而又有綦文者為騏簞弗無傳者齊載驅傳曰簞

弗方文席也車之蔽曰弗此亦當然傳曰鈞膺樊膺也

謂馬之婁頷有鈎婁者維持之意在膺有樊纓之飾也樊謂

馬大帶

傳曰軈長轂之軈也案軈卽是長轂說文云軈長轂也謂

兵車之轂長於田車故曰長轂也

車攻小序曰備器械說文云無所盛曰械謂其中未有所

盛載之物則其器名爲械也

傳曰褐纏旃以爲門者纏旃之竿豎於地以當門兩旁之

棖也 裘纏質以爲櫛者兩門甚相近而車行則有分別

故於兩門之中纏質質者射之的也質正也以當門中之闌也門容

握者謂車驅入門之時其車軸頭與兩旃竿之間各可容

一握人四指爲一握謂四寸也擊則不得人謂其車軸頭若擊著門旁

之旃竿則不許入以示罰也 左右者天子六軍分爲左右故必立二門也 抗大綏抗小綏者抗舉也 戰不出頃者謂習戰不出於芟草之頃地 不逐奔走謂禽獸已出於頃與防者卽不逐之也

建旒設旄搏獸於敖亦當指有司治田獵之事言疏以此二句爲宣王之言似非

四牡奕奕者言四牡馬之閑習也 傳曰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時見無常期殷見則十二年王不巡狩諸侯來朝而後爲之此詩止有會耳而曰會同者對文有別散文則可通用也

傳曰決鉤弦也蓋決著於右手大指所以鉤弦 傳曰拾

遂也遂著於左臂所以遂弦 傳曰飲利也必手指相次

比而後利於執弓發矢箋所以申明傳意

傳曰自左臑而射之案臑脅前也

本廣韻

小腹兩邊肉也

本釋

文引三蒼

達於右臑者矢過於右肩臑也

儀禮注臑謂右肩

肩頭也

前也

本釋文

傳曰射右耳本箋云射當為達者蓋射獸者

皆自左不當言射右故知必是自左肩臑射之而達於右

耳本也

本正義

射右髀者案說文髀股也

達於右髀者髀

脅骨也

本集韻

踐毛者謂禽獸在兩旁而逆射之兩言不獻

皆不誅已降之義

吉日傳曰維戊順類乘牡也蓋日有剛柔甲丙戊之類皆

剛也乙丁己之類皆柔也馬有牡有牝猶之剛與柔也田

獵當乘牡馬故以戊日爲順其類也 傳曰伯馬祖也馬祖者天駟卽房星也

傳曰外事以剛日者蓋田獵是外事故擇馬亦用剛日庚與壬皆剛日辛與癸皆柔日也 午字無傳案疏云午爲馬也

三言詩人卷一

五

毛詩識小卷十七終

譚瑩玉生覆校

毛詩識小卷十八

嶺南遺書

番禺 林伯桐 桐君撰

鴻雁之什

鴻雁序曰而能勞來還定安集之蓋謂宣王慰勞來勤其民使皆還歸定止安樂而聚集也 箋引書曰天將有立

父母民之有政有居此鄭君所見泰誓真本

箋云侯伯久不述職王使廢於存省諸侯於是始復之蓋侯伯既不述職則王朝卿士必不出使而存省侯國民之疾苦何由上聞今既復之故能勞來其民也

庭燎傳曰央旦也疏云旦是夜屈之限呂氏春秋謂夜未注屈盡也

至旦非謂訓央為旦釋文引說文央久也已也引楚詞注

央盡也案謂夜未已未盡旦則夜已盡矣據疏則夜未央是詩人言其時候非對王語若以夜未盡對王則王仍未起何爲設燭可知是敘事之詞 傳曰庭燎大燭案周禮秋官司烜注云樹於門外曰大燭門內曰庭燎對文則別也散文則可通稱

夜鄉晨箋云晨明也案鄉明則猶未明仍是前兩章之意也

經義述聞云長言之則一唱三歎而不病其複此三章皆言早朝之事是也

沔水序箋云規者正圓之器也疏云圓者周匝之物物有不圓匝者規之使成圓人行有不周者規之使周備箋又云以恩親正君曰規蓋不規則無恩卽無親矣分當規過者不可不知當受人規者尤不可不知

兄弟謂同姓諸侯邦人諸友則異姓諸侯也此對文則有別末章我友敬矣是散文則兼同異姓諸侯可知 傳曰京師者諸侯之父母也京師王之所居君父一也故以爲諸侯之父母

箋云訛爲也爲交易之言蓋造爲言語必變亂是非故訛言卽是交易之言

鶴鳴傳曰良魚則小魚不必皆善可知曰小魚則良魚必大可知蓋能安於隱處亦必非猥瑣齷齪者所能也 或有也諸魚亦有在於是者也

穀卽楮也从木不从禾殷中宗時桑穀共生於朝卽此穀也

祈父序箋云祈圻畿同案祈父卽大司馬也大司馬之職以正邦國卽是正封圻也故書曰圻父詩曰祈父

白駒傳曰賢者有乘白駒而去者箋云願此去者乘其白駒而來毛鄭之意似異而同也蓋四章首句皆言其去前三章次句則皆望其來傳箋互相發明也

箋云主人之餼雖薄要就賢人其德如玉然此與孟子觀遠臣以其所爲主之意同

黃鳥無集于穀無傳者鶴鳴傳曰穀惡木也此亦當同我行其野箋云刺其不正嫁娶之數案禮必有數故言數卽是禮左傳昭公三年張趯曰善哉吾得聞此數也是數

卽禮也

文選晉武帝華林集詩注數猶禮也可證

傳曰新特外昏也謂之特者鄘風柏舟傳曰特匹也此亦當同新特猶言新匹耳箋云不以禮嫁必無肯媵之以特爲獨雖大概可通然非毛意疏亦未分別也

斯干傳曰有覺言高大也箋云覺直也二義相因蓋楹柱之高大者必直疏白生分別矣

無羊傳曰異毛色者三十也謂青黃赤白黑五色之牛羊每色各有三十也

傳曰騫虧也謂牛羊有所虧損崩羣疾也謂牛羊成羣疾病也

箋云魚者庶人之所以養也蓋士無故不殺犬豕故夢見人眾捕魚則庶人得食魚是供養之祥也

毛詩識小卷十八終

譚瑩玉生覆校

毛詩識小卷十九

嶺南遺書

番禺 林伯桐 桐君撰

節南山之什

節南山昊天不備當以昊天二字逗呼天而訴之也不備不均則言師尹也 傳曰屆極也箋云屆至也其義一也不弔昊天仍是昊天不備之意不弔言王政不善昊天則呼而訴之與昊天不備大畧相同箋云不善乎昊天天下之亂無有止之者是也

正月傳曰將大也蓋謂王政暴急由於人之僞言則訛言亦害之甚大者 民卽人字當是唐人避太宗諱所改箋云人以僞言

相陷入並不可證鄭所見本是人之訛言並非謂下民之

言也

謂山蓋卑一句有兩意謂之爲山則是高節奇行也人猶覺其卑下句蓋言況於爲小人之行則是爲岡陵而已

傳曰蜴蝮也案爾雅釋魚蝮蝮蜥蜴蝮蝮守宮也蓋一物而四名也

傳曰仇仇猶警警也案爾雅釋訓仇仇敖敖傲也釋文云敖本又作警引舍人云仇仇無倫理之貌警警眾口毀人之貌無理而毀人是傲慢也故郭注云皆傲慢賢者又案楚詞九思王注不聽話言而妄語也亦可與舍人注相發明

今茲之正無傳斯干傳曰正長也此亦當同箋云正長也即本斯干傳

言今之君臣爲人長上何爲一意同然爲惡如是

十月之交傳曰日月之交會者每月朔日則日月交會而有食有不食者疏云每月皆交會而月或在日道裏或在日道表或在日道裏不食月與日同道乃食也

傳曰山頂曰冢案釋名云冢腫也言腫起也 箋云峯者

崔嵬案爾雅釋山峯者屨屨郭注謂山峯頭巉巖又郝棲

霞懿行云崔嵬屨屨字異義同

說文曰峯危高也亦巉巖之意

自番維司徒以下皆專官也而皇父但言卿士者箋云皇父則爲之端首兼擅羣職故但目以卿士疏云於六卿之外更爲之都官總統六官之事是也

雨無正傳曰巧言從俗如水轉流蓋與在下者言須明切

與在上者言須委婉此巧言非惡人但長於言語較之不能言者則得安身矣哿者謂猶可耳正月篇哿矣富人語意亦同箋云巧猶善也謂以事類風切剝微之是主文而譎諫不徑情而行故言之者無罪也

箋云可使者雖不正從也蓋王雖不正而順從之則王以爲可使矣然朋友有責善之道則以此相怨咎故曰怨及朋友

小閔篇起二語威敷于下土五字皆言幽王言閔天疾惡王政如此也

傳曰滄滄然患其上訛訛言思不稱其上案疏云滄滄爲小人之勢是作威福也患其上者專權爭勢與上爲患也

訛訛者自營之狀是求私利也不思稱上者背公營私不思稱上之意又案爾雅釋訓翕翕訛訛莫供職也蓋志在專權營私之人必棄其本職而不覺顧郭注云賢者陵替姦黨熾背公卹私曠職事是也

傳曰古曰在昔昔曰先民本國語蓋謂居今而稱古人則謂之在昔由古而更推之上古則謂之先民此對文則別散文則通者也

傳曰一非也疏云言唯知此暴虎馮河一事非而不知其他事也

小宛傳曰鳴鳩鷓鴣此與衛風氓之鳩莊子逍遙遊之鸞鳩楚詞離騷之雄鳩皆同物而異名耳或以爲班鳩者非

班鳩稍大鳴鳩則小爾雅釋鳥鷓鳩鷓鳩

案古文周作舛或省作舟是鷓

鷓與鷓一也

注似山雀而小字林云鷓鷓小種鳩也方言云大

者謂之鳩鳩

鳩與班同

是雖同類而有大小之分

傳曰明發

發夕至明疏云從夕至旦常不寐也

有懷二人無傳者

承上先人言即謂文武為二人也

箋云中正通知之人中正謂齊通知謂聖也

傳曰中原原中也廣平曰原其中多菽也

箋云煦嫗養

之案禮記樂記注以氣曰煦以體曰嫗

小弁傳曰鸞卑居

說文同

則斯字是語詞猶周南言螽斯此

詩言柳斯鹿斯耳疏譏劉孝標類苑鳥部立鸞斯之目為

不精言劉氏亦本爾雅釋鳥鸞斯鷓鷓故云 傳又曰卑

居雅烏也

爾雅郭注作鴉烏鴉即雅

案小爾雅云純黑而反哺者謂之

慈烏小而腹下白不反哺者謂之雅烏棲霞郝懿行云此

烏大如鴿百千為羣其聲雅故名雅烏

傳曰擣心疾也疏云似物擣心故云心疾

說文云擣手椎

傳曰毛在外陽以言父蓋毛在皮膚之外箋所云皮膚之

氣也裏在內陰以言母者凡皮膚之內皆謂之裏舉周身

言之箋云母之胞胎亦是傳義所包括毛鄭小異而大同

疏自生分別耳 傳曰辰時也此與齊風東方未明傳辰

時不同彼辰夜之時是活字

猶言察其早夜之時

此時字則箋以六

物申明之

左氏昭公七年傳六物謂歲時日月星辰也

此語為後世言命者之

濫觸

箋云留其羣也謂鹿之奔走其足伎伎然稽留以待其同羣之牝鹿俱走也

箋云醕旅醕也案飲酒之禮主人初舉爵獻賓曰獻賓舉

爵答主人曰酢主人又舉爵勸賓曰醕此爵賓既受但奠置之而不飲故又

謂之奠醕至三爵之後賓乃舉所奠之爵即主人醕賓之爵行醕而且

賓主之黨交錯相醕是為旅醕也

莫高匪山二句意謂莫有能高於是者非山也耶莫有能深於是者非泉也耶然人猶有能登之能入之者是則王有殺太子之心雖隱藏之而人猶有知之而默存於心者矣

巧言傳曰骭瘍為微腫足為燠爾雅釋訓文案爾雅郭注骭脚

脛瘍創也淮南子高注云骭自膝以下脛以上也

邵二雲曰說文

云骭骹也骹脛也謂脛端交接之處正指膝以下脛以上而言說文云腫癰也釋名云腫

鍾也寒熱氣所鍾聚也

案此因聲得義者

巷伯傳曰貝錦錦也箋云文如餘泉餘蜺之貝文也案爾

雅釋魚餘眡黃白文郭注以黃為質白為文點餘泉白黃

文郭注以白為質黃為文點織錦之文似之者為貝錦也

傳曰哆大貌案說文哆張口也箋既云箕星踵狹詩何以

言其哆蓋箕四星二為踵相去本甚寬大但其二為舌則

更大故云踵狹耳傳曰侈之言是必有因也因其大而

加大謂之侈箕星之踵本不小因其舌更大是因其踵之

大而加大也傳言執燭又言蒸盡又言縮屋而繼之者

疏云初執燭次然薪薪盡乃抽取屋草以繼之也縮抽傳

言放乎旦者猶言至於旦也 傳曰男子不六十不閒居

閒居猶雜居男子在堂女子在房是不閒雜而居也禮記

內則曰唯及七年同藏無閒男子七十則女子當六十禮

記與毛傳各舉其一也 傳曰嫗不逮門之女者不逮門

謂處子也未及於夫之門者也嫗而國人稱之者謂身近

之而不及亂也

傳曰楊園園名畝邛邛名疏云時王都之側蓋有此園邛

案楊園者想是種楊木之園畝邛見爾雅釋邛如畝畝止

郭注正有隴界如田畝案郭注言其形狀孫爰云方百步也案司馬法

步百為畝釋名釋邛畝邛邛體滿一畝之地也案釋名及孫氏則言其廣狹之

度

毛詩識小卷十九終

譚瑩玉生覆校

毛詩識小卷二十

嶺南遺書

番禺 林伯桐 桐君撰

谷風之什

谷風傳曰風雨相感朋友相須蓋風與雨異物而同功朋友或異事而同志故傳云然

傳曰風薄相扶而上喻朋友相須而成此即伐木篇首四句之義

蓼莪鮮民之生傳曰鮮寡也蓋言人生如白駒過隙即使日日供養其親亦覺寡少又況不得終養則生不如死久矣

大東傳曰來勤也爾雅釋詁文箋云東人勞苦而不見謂勤疏

云曾不見謂以爲勤鄭申毛孔又申鄭也案召南標有梅箋云謂勤也亦同此意

傳曰服牝服也案考工記車人注牝服長八尺謂較也兩較之內則爲車箱矣

楚茨傳曰露積曰庾案說文庾水槽倉也廣雅釋室庾倉也此言露積者國語周語曰野有庾積言野則露積可知又案釋名釋宮室庾裕也盈裕不可勝受所以露積之也

說文庾或曰倉無屋者

案此亦露積之義

傳曰饗饗廩饗也案饗饗所以煮肉廩饗所以煮米二者之名皆見於儀禮少牢饋食禮

既齊既稷二語毛意似承卜爾百福說神與爾福既齊備

既稷疾既匡正既勅固皆言尸嘏主人之意疏似誤
禮有告戒始終皆言儀禮有司徹宗人戒侑者戒於始事
也此鐘鼓既戒者戒於終事也皆所以敬慎祀事也

毛詩識小卷二十

譚瑩玉生覆校

毛詩識小卷二十一

嶺南遺書

番禺 林伯桐 桐君撰

甫田之什

甫田傳曰耔雖本也既布種在田須有以培其根本後世所謂耔種者蓋本此

傳曰器實曰齊在器曰盛毛傳無閒文頗疑毛所見本有作以我齊盛者然不可攷矣

傳曰茨積也箋云茨屋蓋也兩意互相發明疏云傳非訓茨爲積言其積聚高大如屋茨耳是也

大田箋云孟春土長冒楹陳根可拔案禮記月令注引此以爲農書也楹杙也本廣雅刈稼之餘在田中者如楹然

春初地氣上升冒覆其極此時則陳舊之根可拔即謂始耕也

傳曰爰火盛陽也蓋火屬陽氣故以盛陽言之螟蛉之屬本盛陽之氣所生今使還其本自然消除是則神之功也此詩人形容之辭並不指水火之火言

瞻彼洛矣傳曰洛宗周漑浸水也蓋周禮職方氏雍州其

浸渭洛是洛為水周之浸水與東都伊洛之洛有別禹貢之漆

沮一名洛水即此也傳曰鞅鞅所以代鞞也蓋大夫以上祭服謂

之鞅也服謂之鞞士無鞅名謂之鞅鞅是所以代他服之

鞞也箋云茅蒐鞅鞅聲案齊魯之間言鞅鞅聲如茅蒐

也本鄭駁異義語爽字無傳案采芑傳曰爽赤貌此亦當然

傳曰鞞容刀鞞也刀鞞猶刀鞘容 鞞上飾珽下飾者謂於

刀鞞之中分上下也 珽者珽蜃甲也本說 案正義本

當作諸侯盪琫而鏤珽大夫鏤琫而鏤珽正義云天子諸

夫士則同尊卑 今汲古閣所載乃孔氏所謂定本及集注

本耳 盪者黃金也爾雅釋器黃 鏤紫磨金也 鏤銀

之美者爾雅釋器白金謂之鏤 珽蜃屬本說 鞞琫有珽者

謂鞞之飾有琫又有珽也段懋堂云

裳裳者華傳曰裳裳猶堂堂也此以聲近為訓也

芸其黃矣芸本草也而借以形容黃盛之狀 傳曰芸黃

盛也疏云此謂草木之有黃華者也蓋華有以黃為盛者

與汎言草木黃落者不同

或黃或白疏云華自有雜色一時而黃白雜非先盛後衰
言善多而惡少若惡與善等則不得爲明王矣

之子君子無一定之稱此詩之子謂古之明王君子其先
人也與他詩所言不同

桑扈之屏之翰皆王者之德故下句言百辟爲憲

鴛鴦傳曰乃畢掩而羅之蓋張羅以待鳥來執畢所以
掩取鳥也禮記月令注云罔小而柄長謂之畢

頰弁傳曰女蘿兔絲松蘿也案爾雅釋草唐蒙女蘿女蘿
兔絲毛傳與雅訓同陸璣云兔絲蔓連草上非松蘿松蘿
自蔓松上但經明明言施于松栢則女蘿卽松蘿可知釋
名云在草曰兔絲在木曰松蘿蓋寄生之屬亦不分草木

淮南子云千年之松下有茯苓上有兔絲抱朴子云兔絲之草下有茯苓之根皆謂可與爾雅毛傳相證

車牽車軸頭鐵也車無事則脫車行乃設之

柞木名即櫟也

青蠅傳曰榛所以為藩也則棘亦所以為藩可知

賓之初筵左右不指人不指地筵以左右為折旋揖讓是

也

殽有訓為凡骨有肉者儀禮特牲饋食禮記殽胥是也有

訓為骨禮者禮記曲禮左殽是也而此詩之殽則訓豆實

豆實者菹醢也

一切經音義六引國語賈注殽菹也

毛以此詩為燕射鐘鼓既設者將射而改縣也

天子宮縣在階間有

妨射位
故改之

案考工既張獸侯則王以息燕

梓人

天子諸侯燕

射各以其鄉射之侯鄉射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
凡畫者丹質謂正面畫熊麋之頭畫雲氣於質必先以丹
采其地丹淺於赤也燕射皆一侯謂之大侯者以君所射故也
傳曰反反言重慎也蓋反覆至再惟恐有失儀也

飲酒孔嘉謂飲酒而甚嘉美者何在乎維得其令儀者是
也二句相呼應箋云飲酒而誠得嘉賓似非毛意也

無俾大怠者箋云當防護之無使顛仆至於怠慢盍式勿
從謂所以隱其惡無俾大急所以救其失忠厚以待人也

三爵不識二句無傳蓋總結全篇也凡禮有獻酬酢凡三
爵而飲酒之禮成蓋言三爵之後已不能自信其無失況

敢又加多乎甚言飲酒之宜慎也鄭箋云云未必是毛意

毛詩識小卷二十一

譚瑩玉生覆校

毛詩識小卷二十二

嶺南遺書

番禺 林伯桐 桐君撰

魚藻之什

魚藻序何以言思武王疏謂居鎬京者武王為始是也

傳曰頌大首貌與說文同說文頌大頭也

采菽傳曰羊則苦苦者茶也謂取豆與茶與薇以為鉶羹

也 傳曰君子謂諸侯也蓋上下可通稱

箋云元袞元衣而畫以卷龍也卷即袞蓋以龍首卷然故謂之袞龍黼謂

緇衣也案緇者刺之也謂此黼乃刺之與元袞是畫之於衣者固不同也緇刺在裳此箋

言衣者舉其總名耳

言采其芹箋云言我也蓋用毛葛覃傳我使采其水中芹 其旂

溥溥二句指諸侯來朝者言載驂載駟則言王迎諸侯君

子所屆

箋云屆極也

又言王待君子法制之至極也

邪幅者邪纏於足也在下者謂著邪幅在於股之下也

彼交匪紓者箋云彼與人交接自偏束如此則非有解怠

紓緩之心

箋云其葉蓬蓬喻賢才也柞之葉新將生故乃落於地以喻繼世以德相承者案再實之木其根必傷本後漢書若故落而新生則是根茂而實遂雖什伯實而根愈固何傷之有故世家大族必以人才爲本也 平平左右謂諸侯有賢才者能辯治其連屬左右之國此左右之國亦當如是必相與率循而順從之矣

出曰縛綷也

爾雅文同孫炎云綷大索也

纏綷也

爾雅文同郭璞云綷繫也

疏云綷

是大紲謂舟之止息以紲繫而維持之

角弓是父兄刺幽王言兄弟而又言昏姻者蓋君與族燕則異姓爲賓也

民胥然矣猶言民皆以爲是也箋云天下人皆知之似說得寬了

人之比周將以樹黨人之鄙爭正欲得名人之營鑽傾軋無非求安傳曰比周而黨愈少鄙爭而名愈辱求安而身愈危名論實定論也

酒者所以養老也而云如酌孔取則老者亦不宜多飲

菀柳以有鳥高飛亦傳于天起興蓋事物有定者雖至高

極深皆可推測若變動無常之人則不可知矣是以君子有常行

都人士序謂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歸壹然則朝更夕改厭常喜新卽是民德不壹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士大夫所以示民不佻也

從容非緩慢之謂箋云從容謂休燕也休息燕閒並非夙夜在公之時亦不苟且故又云休燕猶有常則朝夕明矣都人士箋以爲都人之有士行者疏云都邑之士近政化又云此時奢淫巧僞都邑尤甚是則在都邑者易于同乎流俗久矣又云所行要歸於忠信萬民寡識者咸瞻望而法倣之蓋士者民之耳目不從流俗亦修己以安人之疏

節與

左氏襄十四年傳引行歸于周萬民所望服注以爲逸詩也蓋服所據者三家是時毛詩未立於學官也禮記鄭注云毛氏有之三家則亡是也

言從之邁無傳者易知也猶言我欲從之行所謂獨其心追古人而從之未必如箋所云欲自殺蓋我不見兮之下初言不說次言苑結繼以欲從之行終歸於盱病用意淺深之序本極分明

采綠序無傳而箋意刺其婦人欲從君子於外非禮也蓋因序不言刺時但言刺怨曠則所刺乃在下者故箋云然黍苗序所言召伯謂召穆公當宣王之時爲卿士者也

箋云有輓輦者此後世小車之濫觴

我徒傳以爲徒行與車攻以徒爲輦不同者此上章已言我輦則此章之徒不得爲輦上章我車是大車以牛駕之此章我御則以馬駕車故箋云有御兵車者

下濕曰隰高平曰原隰桑之詩以喻君子在下而草野之人皆熏其德而善良然則士雖野處亦於風俗大有關係不可不慎也言隰桑則原桑不然矣故箋云反求此義則原上之桑枝葉不能然以刺小人在位無德於民

白華序言刺幽后此幽后卽是褒姒箋已言之

白華以喻婦德白茅束之以喻禮義約束此卽齊家之義也

傳曰熤炷竈也爾雅釋言郭注今之三隅竈也說文云行竈也詩疏無釜之竈其上燃火若今之火爐也云云然則此熤乃所以烘物者與竈有別

鼓鐘于宮聲聞于外閭修者可以自信矣故東方曼倩引之

念子燥燥者申后念幽王之失而燥燥然欲諫正之視我邁邁者王視申后邁邁然而不說其所言也

公孤卿大夫皆大臣也士則微臣也故縣蠻序曰微臣刺亂

縣蠻傳曰鳥止於阿人止於仁仁者仁厚也論語曰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蓋人偶有依託亦非仁厚者

不敢近所以養德也

卿行旅從則必有副貳之車可知故箋曰後車倅車也

瓠葉傳以爲庶人之菜則兔首亦庶人之牲疏云士禮有特牲豚豕此止言瓠葉與兔首明非有位之人是也禮別尊卑故小民皆能自安幽七月箋曰瓜瓠之畜麻實之糝乾茶之菜惡木之薪亦所以助養農夫之具小雅甫田傳曰尊者食新農夫食陳合此數詩傳箋疏觀之所謂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者何至有不足不給之憂哉

傳曰毛曰炮

蓋謂連毛而炮之

此尙易明又曰加火曰燔炕火曰

炙則其辨甚微案箋云柔者炙之乾者燥之疏云新殺者

合毛炮之割截而柔者

疏又云柔謂殺已多日而未乾也

則鬻貫而炙之

脯腊則加之火上燔之觀此而傳意豁然矣

茗之華首章芸字無傳案裳裳者華傳曰芸黃盛也

箋云華芸

然而

此亦當然但彼則言其盛此則言其色全變為黃而

將落也

何草不黃傳曰言萬民無不從役蓋兼解末二語

漢書禮樂志集

注將猶從也

毛詩識小卷二十二

譚瑩玉生覆校

毛詩識小卷二十三

嶺南遺書

番禺 林伯桐 桐君撰

文王之什

文王傳曰亶亶勉也亶亶勉勉一聲之轉故用爲訓
久安長治自有所以不能遏止之故所謂規模宏遠也若
乃見小欲速不顧其後則皆所謂遏爾躬者矣
大明首章天難忱斯此所以爲大公凡安其危而利其菑
皆恃天之過不知天道猶張弓所以難忱斯也
文王之德至矣而詩人美之但曰小心翼翼是則敬慎者
德之大本也後世如諸葛文正之功其自許不過謹慎此
必非才人所能知也

昏禮六禮無文定之名後世稱納吉爲文定乃本於鄭箋
毛傳無此解也

縣言幽公未有家室而幽七月言入此室處蓋幽地在山
谷其俗多複穴而居故縣舉其大概則曰陶復陶穴至七
月陳王業則統前後而言故言入此室處言上入執宮功
言亟其乘屋也

傳曰堇菜也案禮記內則堇苳竝稱則堇菜乃爲人常食
者說文堇根如薺葉如細柳蒸食之甘是也夏小正榮堇
則堇本常種之菜但周原所生尤美耳至國語晉語置堇
於肉此則毒藥能殺人者與詩禮所言之堇同名而異實
也

傳曰掾藁也盛土籠也箋云掾掙也聚也必聚土於盛土之籠而

後可投而居於板之中毛鄭之義正相足也

疏附與奔奏相似疏附謂其臣疏於文王者今使之親附

故傳曰率下親上也奔奏謂曉喻天下人以文王之德宣

布文王之聲譽使天下之人奔奏而歸周故傳曰喻德宣

譽也二音情事相類而一在國中一在國外有遠近之分

械樸既言薪之又言櫛之蓋人才非一日所成不特拔十

得五亦或有大器晚成者也

六師即是六軍對文有別散文則通也鄭志云春秋之兵雖累萬之眾皆稱

師詩之六師謂六軍之師是也

傳曰遠不作人也蓋倒句猶言豈不長遠而作新其人乎

蓋教化非一日之事壽考則久道化成也

旱麓序云申以百福千祿焉蓋互文也謂太王王季修德故申重先世之業以自求多福多祿也福言百祿言千皆互文

國語周語云夫旱麓之榛楛殖故君子得以樂易千祿焉據此則首章是實賦其事箋云君子謂大王王季以有樂易之德於民故其求祿亦得樂易蓋心氣和平所以惠下卽所以求福亦所以受福也

傳曰九命然後錫以秬鬯圭瓚蓋謂王季受命爲西伯得受主瓚之賜此章專以王季爲言也

千祿則言豈弟求福則言不同然則禱祈之本無他求諸

其身而已矣

思齊稱太任以一言曰齊毛傳訓齊爲莊然則女德必以敬爲本也

惠于宗公惠順也

本箋語

能順於道則順於祖宗孝經言先

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亦是此意然則人不能順於道其祖宗之神怨恫必甚矣

傳曰保安無厭也蓋謂文王無有厭斲而安於道也疏似非毛

少年必當有爲曲禮曰所習必有業學記曰一年視離經辨志又曰敬業曰論學皆小子有造之意也後人或治某經或治某史或治小學或治地志皆所謂有造也若束書

不觀遊談無根失其義矣 髦俊也有名譽之俊士此實
至名歸者是以古之人無厭焉與聲聞過情者異矣

皇矣本美文王而小序云美周又云周世世修德莫若文
王則其意甚明論語三分有二以服事殷本是文王而言
周之德亦此意也

易大傳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此卽
上帝耆之之說也

無然畔援者畔於道而後有所援取道者正己而不求於
人者也

自太王遷岐文王因之詩言居岐之陽在渭之將乃是遷
於程逸周書言文王在程作程寤程典者是也其後又由

程而遷於豐

靈臺箋云民者冥也其見人道遲案卽此不可使知之之意所以難與圖始也若夫讀書之士則當求知覺矣

毛意經皆爲度之而經始之經說得寬經之與營之對說得稍狹

文王有聲言王后維翰尙書盤庚言有幹有年蓋在上在下皆須有骨幹而後可以持久所謂無本不立也

毛詩識小卷二十三

譚瑩玉生覆校

毛詩識小卷二十四

嶺南遺書

番禺 林伯桐 桐君撰

生民之什

生民傳曰生民本后稷也后稷者古帝之子周家有天下之始祖而稱以民者所謂天下無生而貴者也

傳曰彌終箋云終人道十月而生案文子曰人受天地變化而生一月而膏二月而脈三月而胚四月而胎五月而筋六月成骨七月成形八月而動九月而躁十月而生是終其人道也

世俗以滿一月為彌月乃假借語耳

疏云天生后稷其有奇表異相異之於人若其不異不應棄之是則后稷受生亦無奇怪特棄之之後實有神異耳

此宗毛傳之說與箋有異者也

郃爲后稷母家必其後無人故堯以封后稷也

以興嗣歲足與民事不可緩相發明

詩美后稷之福及於天下後世但曰庶無罪悔蓋求福之方不外寡過人不能強爲善而妄冀無窮之福不亦誣乎行葦序云故能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耆內外對言可證九族專指本宗不當兼外姻言也

既醉序云大平也大者大也疏云四方安靜而無事此則事之大者故謂大平是也

詩美太平而不言羣臣而曰朋友攸攝此卽上下交而其志同之意

釐爾女士箋云予女以女而有士行者此卽正始之道王化之基之意

鳧鷖言大平則萬物眾多獨言鳧鷖者蓋水鳥近人指數分明且在水中則閒甚更覺其眾多也

假樂傳曰宜安民宜官人也蓋本尙書皋陶謨能安民能官人之意民與人散文則通對文則有別也

能不過誤不遺失然後可率由舊章不然奉行故事亦是虛文其所謂由舊章乃偷安而已

旣醉則曰朋友攸攝假樂則曰燕及朋友彼好臣其所教者何足以知之

公劉首章箋云不以所居爲居不以所安爲安發明憂勤

惕厲之意彼晏安酖毒者末由知此也 毛公博物後人
多無能考訂此章云蓋諸侯之從者十有八國焉今不知
其出何書矣

洞酌序曰皇天親有德饗有道蓋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則
天親之可知得道者多助則天饗之可知

物以人重行潦可以餽餼以其爲豈弟君子也故又曰豈
弟君子神所勞矣

卷阿傳曰惡人被德化而消猶飄風之入曲阿也夫能去
惡者其德大矣能消惡者則其德益大其化益神惡人可
消吉士皆安矣

傳曰阪大也謂土地居宅之民大得其禮法文章則王之

恩惠甚厚蓋正德先於利用厚生而教人以善重於分人以財也

有馮者其道之正有翼者其藝之長有孝者其行之首有德者其品之純四者之中惟一及于藝能耳無德之才古所不取也

箋云善士親愛庶人謂無擾之令不失職蓋政體不貴小惠勿擾之則愛之至也卽居敬而行簡之意

傳曰梧桐太平而後生朝陽化被草木豈一朝一夕之事鳳凰與梧桐爲氣類地極其化豈一手一足之力鳳凰爲眾鳥所歸賢者爲羣士所慕故多吉士多吉人乃王者之先務也

民勞傳曰詭隨詭人之善隨人之惡者蓋喜於從惡者必憎惡善類其詭人之善也卽其所以爲惡也

傳曰悖忒大亂也謂變亂是非淆亂耳目蓋詭隨之人必有邪說故箋以爲謹譁申明毛意

以謹罔極箋以所行不得中正解之夫中庸不可能而以此責人者蓋中有淺有深王建極錫極則人人皆當會極歸極其行不得中者必謹約束之

傳曰繾綣反覆也繾綣本綢繆親愛之意而以爲反覆者蓋無故相慕悅相徵逐其甘如醴者皆可以反眼若不相識者也

板篇二章以辭輯和則民洽合辭懌說則民莫定箋謂王

者政教和說順於民是也然則出辭氣洵爲君子所貴之道矣

善人載尸所謂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則莫我敢葵所謂二三子亦姑爲樂至此而事不可爲矣

宗子維城由於懷德無俾城壞者勿使德衰也謀及子孫必先慎乎德

毛詩識小卷二十四

譚瑩玉生覆校

毛詩識小卷二十五

嶺南遺書

番禺 林伯桐 桐君撰

蕩之什

蕩蕩者美惡不嫌同詞書洪範王道蕩蕩論語蕩蕩乎民無能名焉皆美詞蕩蕩上帝下民之辟則惡辭爾雅釋訓

蕩蕩从釋本文僻也

流言以對謂為流言以遂成其惡事也蓋邪說與暴行常相因也

箋云天不同女顏色以酒蓋謂天不助惡人自沈湎釋文云飲

酒齊色日酒是過失也必不宜從而法行之然則世之勸人酒

於酒者皆不以從式為不義是違天者也

語曰有治人無治法固也然既無治人但有治法猶可維持一二故曰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刑

凡不忠於所事者大抵平日則坐視其陷溺迨事不可爲則委而去之仍得置身事外所謂枝葉未有害也然葉落猶依枝豈有根本既壞而枝葉能自存者故箋云乃相隨俱顛拔也此不獨事君爲然凡事近於公義者爲人任事者皆可取鑒不遠矣

抑傳曰抑抑密也人能密審於威儀則必抑抑然是則趾高氣揚而昂昂者其疏可知

無競維人最有精義本強而精神折衝非得賢才不可孟子所謂不信仁賢則國空虛正與此相發明也

曰訐謨曰遠猶所謂規模宏遠也又曰辰告者雖聖人不能違時

女雖湛樂從弗念厥紹豈徒爲王者言凡有身教之責者自天子至於庶人皆不可不念也

桑柔首章傳曰旬言陰均也案旬與均通周禮地官均人

公旬卽公均是也此言陰均者因桑可以蔭而言爾雅釋言旬均

也毛例不破字但曰兄滋也則是假兄爲况曰填久也

則是假填爲塵

傳曰黎齊也案說文黍部黎履黏也作履黏以黍米其齊

可知爾雅釋詁黎眾也眾則必齊黎猶比也史記高帝紀索隱比

及則亦有齊意

秉心無競箋云其執心不强於善蓋人之爲善必須克去
己私振作精神乃可有爲董子所謂勉強學問勉強行道
也若不能自强則亦無濟矣

傳曰濯所以救熱也禮亦所以救亂也濯以救熱人皆知
之亂之生也惟禮可以己之則不知矣故其何能淑正是
闇主庸臣之所見所以終於不振記曰以舊禮爲無所用
而去之者必有亂患是也

古者重農以其愿也故取士旣於田閒選官亦於農事好
是稼穡力民代食是也漢世以力田孝弟同科猶有古意
維此聖人與維彼愚人對言則是人之彥聖之聖謂通達
而有知者非大而化之之聖也

征以中垢者行其中心之闇冥所謂愚而好自用也言中垢者闇則必污濁而不覺明則必以潔清爲安也

箋云見道聽之言則應答之見誦詩書之言則冥卧如醉此豈徒戒在上者凡爲士者當知儆焉不然則與乃逸乃諺旣誕者同科矣

如彼飛蟲時亦弋獲語最親切真所謂小人枉了做小人崧高傳曰堯之時姜氏爲四伯掌四嶽之祀未嘗明言伯夷疏指爲伯夷者蓋堯時伯夷典禮則傳所云掌四嶽之祀述諸侯之職者必指此國語鄭語伯夷能禮於神以佐堯是也

傳曰召伯召公也未言其名疏云以常武之序知是召穆

公也馬貴與謂詩序必不可廢此亦可證

徹者周人治田之名傳曰徹治也箋云治者正其井牧定其賦稅此徹字本義也

傳曰鈎膺樊膺也按周禮春官巾車金路鈎樊膺九就同姓以封今申伯異姓諸侯而有鈎膺是殊禮也

誦頌通故傳曰作是工師之誦也謂此詩可以常歌誦者也

烝民篇言古訓是式則知事不師古必不能言威儀是力則知勉強行道必不易言天子是若則知將順其美不可錯過言明命使賦則知宣上恩德不可具文

傳曰愛隱也最有意凡事見於外者人得而助之德則足

乎已無待於外誰能知之進德者欲及時既無助者稍不自振安望日新乎

江漢篇匪疚匪棘王國來極三代盛時用兵如此故箋云齊桓公經陳鄭之閒及伐北戎則違此言者

鬯酒當在彝周禮鬱人掌如鬱鬯以實彝而陳之是也此言秬鬯一鹵者蓋賜之使歸而祭祀則此時猶未祭故用鹵疏所謂當祭之時乃在彝未祭則在鹵者也

常武序曰有常德以立武事夫兵者不得已而用也必歸本於常德變不離乎常也

曰南仲大祖則命大師皇父及次章命程伯休父俱在大祖廟可知曰王謂尹氏則南仲及皇父亦尹氏命之可知

互文相足也

翰本从羽而傳曰摯如翰則言其飛之疾以如飛如翰對文意同而分淺深也

瞻卬序言凡伯刺幽王凡是周公之後同姓之臣故其言尤切

如賈三倍君子是識此義利之辨流品之所由分漢楊子幼曰明明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之意也明明求財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猶能言其意

傳曰狄遠是讀狄爲逃毛例不破字而其意自明介訓大

是傳之常例介狄者大經遠猷也

箋云舍女被甲夷狄來侵犯中國者全非毛意

召閔序曰閔天下無如召公之臣疏引召康公言蓋召氏

在幽王之世者則召康公也

傳曰頻厓也蓋讀頻為濱

周南采蘋傳濱厓也可證

箋云頻當作濱申

傳非異傳也列女傳八引此作不云自濱

三言詩人卷二十五

五

毛詩識小卷二十五

譚瑩玉生覆校

毛詩識小卷二十六

嶺南遺書

番禺 林伯桐 桐君撰

清廟之什

清廟箋云天德清明文王象焉故祭之而歌此詩也夫以文王之德之純而歌頌之者特言其清明清則不濁明則不昏此大德之稱卽進德之本也

維天之命傳引孟仲子曰大哉天命之無極而美周之禮也蓋周家禮制大備天之命在是以禮治天下而天命無極甚矣禮之重也彼習儀以亟者安知禮意

維清序云奏象舞也箋云武王制焉蓋象舞之樂制於武王而此詩則作於周公歌以奏象舞者也

箋云文王受命始祭天而枝伐也枝伐二字本緯書謂伐
紂之枝黨如尙書大傳所言二年伐于三年伐密須五年
伐耆六年伐崇之類與

烈文箋曰得賢人則國家強矣千古言疆國者當以此言
爲準的

烈文序言成王卽政疏以爲周公致政於成王成王乃以
明年歲首卽此爲君之政亦想當然耳未有確證

天作序祀先王先公也此時祭也疏云於成王之世爲時
祭當自大王以下上及后稷云云蓋謂四時之祭惟祭大

祖

卽始祖

與四親

謂高曾祖
禰四代

成王時以大王王季文王武王

爲四親大祖則后稷也時祭所及者惟此追王自大王以

下故后稷則是先公至箋所云先公諸盥至不啻則汎言周室之先公而非此詩序所指也詩中不言后稷而時祭必及故序補言之疏云昊天有成命經無地而序言地般經無海而序言海亦此類也

傳曰夷易也蓋彼徂矣謂彼民之往周者岐有夷之行則謂之岐邦之君有倭易之行故也箋又引易繫傳乾以易知數語證之然則簡易者得民之本烹魚煩則碎治民煩則散簡易者得民之本千古不易也

昊天有成命序言郊祀天地而疏云言天可兼地故辭不及地序知其因此二祭而作云云則天地分祀詩疏已明言二祭矣

傳曰二后文武也箋云文王武王受其業施行道德成此
王功蓋詩作於成王之世不得稱成王之諡也 箋云廣
當爲光固當爲故案毛例不破字但傳言熙廣卽訓爲光
言肆固卽訓爲故此卽爾雅釋詁文而箋實申明傳意耳
郊祀天地言宥密言緝熙精意以享也宗祀於明堂語皆
近質蓋尊祖親考之義與

時邁箋云信哉武王之宜爲君美之也則是成王周公頌
武王之詞而春秋宣公十二年左傳曰昔武王克商作頌
曰載戢干戈蓋渾言之耳詩譜序云及成王周公致太平
制禮作樂而頌聲興焉然詩中不及此者疏云頌見天下
同心歌詠例皆不言姓名是也

人才者萬物之根本實右序有周箋云謂多生賢知使爲之臣也蓋右助未有大於此者箋於下文言式序在位而知之真探本之論也

執競爲成王祀武王之作其言不顯成康又言自彼成康皆非成王康王可知故傳曰不顯乎其成大功而安之也又曰自彼成康之道也俱汎言之 傳曰反反難也箋云反反順習之貌語似相反而意實相成蓋能持重而其難其慎然後能順於禮而嫻習之

思文爲后稷配天之樂歌詳言后稷之功德而我將於文王之功德則略者亦尊祖親考之義也

毛詩識小卷二十六

譚瑩玉生覆校

毛詩識小卷二十七

嶺南遺書

番禺 林伯桐 桐君撰

臣工之什

臣工傳曰錢鈔鑄銓穫也此三者皆農具管子云一農
之事必有一銓一耨一鈔鈔者刈物之器也爾雅釋器斲
斲謂之定廣雅定謂之耨釋名鑄鋤類也則鑄所以鋤地者也說
文銓穫禾短鎌也小爾雅截穎謂之銓截穎者穫禾穎也
三者皆田器皆鐵器也

噫嘻傳曰成王成是主事也蓋作詩正是成王之世未有
諡也

振鷺箋云喻杞宋之君有潔白之德不言其他而言其潔

白者蓋天氣清明君子法天必以此爲首後世以不羞小節爲能而此義隱矣

豐年序曰秋冬報也此祀於宗廟而以爲報者百物之成必有神助皆祖宗之功故曰報此事亡如存之義也

傳曰廩所以藏蠶盛之穗也蓋多黍多稌皆以穀言藏穀

者當言倉

周禮廩人注云藏米曰廩

而此言廩者散文則通也

有瞽疏云一代之樂成於大祖之廟奏之告神以知和否蓋功大者樂備故樂成必先於祖廟合樂旣以告成且示不敢專之意也

大祖有稱始祖者亦可稱其祖雖禘太祖也此大祖謂文王乃成王之祖也

稱父曰皇考皇者大也對文則稱祖曰皇考古人質也
詩烈考謂武王故箋以皇考爲文王矣

曰綏予孝子卽繼以宣哲維人蓋國家之安必由於人才
之多也曰宣哲維人又必曰文武維后蓋成就天下人才
必由於聖人久於其道也

烈文序云成王卽政則在周公歸政之後載見序但言諸
侯始見乎武王廟則似成王初卽位之時疏之所云未敢
信也

毛詩識小卷二十七

譚瑩玉生覆校

毛詩識小卷二十八

嶺南遺書

番禺 林伯桐 桐君撰

閔予小子之什

敬之篇日就月將最有意思所謂日計不足月計有餘也

數覺也本說文非觀其會通不足以啟發人故曰學有緝熙

于光明

小毖傳曰莽蜂摩曳也小人逢君之惡摩挲而牽曳之摩

則浸潤也曳則挾持也形容邪臣之情狀備矣

載芟徂隰徂畛隰有二對高原而言則隰為下溼對場地

之徑路而言則隰為地之未嘗墾發者故傳曰畛場也箋

云畛謂舊田有徑路者又云隰謂新發田也與國風之隰

異矣 傳曰旅子弟也蓋自季以後皆伯仲叔之弟又兼有伯仲叔之子在內故兼言子弟也 傳曰以用也箋云以謂閒民當成王之時徹田之制大備猶有閒民者物之不齊人之情也然閒民而可爲人用則無遊惰者矣此所以爲盛世也 傳曰士子弟也此指幼子言蓋來饁者婦人挈其幼稚而行故有婦有士 厭厭其苗者生氣至足也 濟濟者容也當穫固不暇爲容但禾稠難速行頗似容止安舒故傳曰濟濟者難也 箋云心非云且而有且謂將有嘉慶禎祥先來見也心非云今而有此今謂嘉慶之事不聞而至案書云至誠感神漢詔有云先王望祀不祈其福皆與此相發明也

良耜箋云豐年之時雖賤者猶食黍蓋黍比於稻則賤比於稷則貴故賤者惟豐年乃得食古者一食亦不苟如此風俗安得不厚 箋云見載糾然之笠糾者舉也

見左傳昭公六年

年杜注

謂其笠高舉也 族屬也相連屬也故同宗皆為族

人而四閭為族則以百家附近而居不啻族之相連故箋云百室一族也 有捄其角無傳箋疏皆未詳言案小雅大東傳曰捄長貌此亦當然

絲衣序釋賓尸也 釋言其禮

天子諸侯皆以祭之明日等釋前日之祭以賓事所祭之

尸賓尸則言其禮意

鄉大夫即於祭日行此禮謂之賓尸

靈星之尸也則引

高子所言靈星之有尸以證祭祀之必有尸耳

酌序曰言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也案養取也謂武王

本酌用文王之道以取天下

桓序曰桓武志也言志在威武也商頌長發傳曰桓大此亦當然周書諡法辟土服遠曰桓辟土兼國曰桓皆言大也所以爲武志也

般無傳案說文舟部般辟也象舟之旋攴所以旋也

箋云小山及高嶽皆信按山川之圖而次序祭之則以允猶連上墮山喬嶽言又云河自大陸之北敷爲九祭者合爲一則以翁河特言之所謂中國川原以百數莫著於四瀆而河爲宗

本漢書
溝洫志

是也

毛詩識小卷二十八

譚瑩玉生覆校

毛詩識小卷二十九

嶺南遺書

番禺 林伯桐 桐君撰

魯頌

魯者孔子父母之國其國之詩君臣皆曰頌則孔子亦曰頌而已其詩既非作於王國且不盡是告於神明者也詩有美而無刺者疏云巡守陳詩善則賞之惡則貶之不陳魯詩示無貶黜魯之義是也

駟序曰僖公能遵伯禽之法魯人尊之於是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頌史克作者駟之外未知凡幾

疏云下三

篇亦史克所作未聞別有證據而請于周而作頌則諸篇皆然

傳曰諸侯六閑馬四種案周禮按人六馬謂種戎齊道田

驚也諸侯無種馬戎馬故曰馬四種也此詩駟皇驪黃爲

良馬

傳以良馬當齊馬也

騅駟騏爲戎馬

傳以戎馬當道馬也

騶駼駟雜爲

田馬駟駟駟魚爲駑馬也

按人職凡頒良馬注兼五路

之馬言此傳則獨以用之朝祀者爲良馬蓋以齊馬爲良

馬與周禮之名目稍別也

有駟傳曰驚白鳥也以興潔白之士必言潔白者士有百

行以自守爲先後世喜以倜儻見長不復知此義矣

泮水傳曰言水則采取其芹宮則采取則化此毛公發揮

起興之意最分明者

其音昭昭文意與載色載笑連而不與其馬蹻蹻連故箋

云其音昭昭僖公之德音

闕宮傳曰血清淨也蓋神道宜靜凡人神離糝非所以表敬也

重穆無傳者幽七月傳曰後熟曰重先熟曰穆此亦當然

周禮內宰先鄭注云先種後熟謂之種後種先熟謂之穆正與毛傳相發明傳曰先種曰種

後種曰穉疏云當謂先種先熟後種後熟案此疏補傳所未言且以別於

重穰也

傳曰犧尊有沙飾也蓋謂飾之以羽娑娑然毛例不破字其意則讀沙

為娑也鄭司農云犧尊飾以翡翠是也至王肅之意謂形如

牛而背上負尊此於經與傳皆無徵特有意與鄭為難而

已

傳曰大國之賦千乘案司馬法千乘當有七萬五千人司馬

法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則是
每乘有七十五人千乘則七萬五千人矣
而云公徒三

萬何也蓋千乘者盡其境內皆使出軍宜有此數實則備

而不用也晉國城濮之戰乃用七百乘鞏之戰是忿兵亦不過用八百乘皆無千乘至於平常

用兵或一軍或二軍即三軍盡行亦不過三萬七千五百

人言三萬者舉成數也

泰山之陽則魯其陰則齊本史記貨殖列傳故禮記禮器言齊人

將有事於泰山而魯頌此篇則言泰山巖巖魯邦所詹也

傳曰有大夫公子奚斯者作是廟也其語分明兩都賦序

謂奚斯頌魯者以作廟為作詩乃三家之說非毛鄭之義

也

毛詩識小卷二十九

譚瑩玉生覆校

毛詩識小卷三十

嶺南遺書

番禺 林伯桐 桐君撰

商頌

商之後為宋而商頌則非宋國所作其所言皆天子之事
蓋作於商未亡之前與魯頌不同魯頌則皆作於魯國者也然則宋何
以無詩蓋巡狩陳詩有賞有罰疏云王者之後時王所容
也不陳其詩示無貶黜客之義也

那傳曰鞀鼓樂之所成也案鞀與鼓是兩物鞀非置於楹
者因鼓而渾言之耳

烈祖無傳者已見於那傳也祀中宗而言湯之祖有功德
者蓋推本而言也故下文曰申錫無疆 傳曰戒至謂諸

侯敬戒而至

疏云非訓戒為至

既平無傳者那傳曰平正平也

此亦當然

箋意訓平為齊

疏混鄭於毛耳

元鳥古帝命武湯箋云古帝天也蓋道之大原出於天必
以長久者為可據故必言古也堯典首言稽古亦此意也
長發大禘也箋云大禘郊祭天也蓋謂正月祭感生帝於
南郊而以祖配也疏引王肅以大禘謂禘祭宗廟此有意
與鄭為難不可為典要

傳曰元王契也承上文有城方將帝立子生商而言故知

是契也

元者或是幽深元遠之意

箋云承黑帝而立子故謂契為元王

此非毛意疏未及言耳

教令盡行則為發謂教化之意

已發明也論語亦足以發雖語有淺深而意略同

昭假遲遲無傳者那與烈祖兩傳皆曰假大也此亦當然

謂昭假廣大之德箋云假暇又曰寬暇天下之人遲遲然

此非毛意疏乃混箋於傳耳

爲政之本均平而已不競不絀不剛不柔平和之至也故曰敷政優優

殷武言自彼氏羌者四方遠國西爲甚多言氏羌則無遠弗届矣

孟子言巡狩述職首功在土地辟田野治商頌言歲事來辟稼穡匪解則重農者古今之通義也

伐荆楚則數荆楚之罪可也必言天命降監言命于下國者卽班叔皮王命論之義

王都亦謂之邑者散文則可通也書言天邑商此詩言商
邑翼翼皆是

土木之工不可興亦謂遊觀之類耳若夫宮室所以示等
威壯觀瞻當政教廢弛則宮室亦不能修故頌中興者美
其寢成孔安也

毛詩識小卷三十

譚瑩玉生覆校

右毛詩識小三十卷亦林伯桐撰按先生蓋謙若不敢當
識大之名因書中多碎義瑣辭遂取識小以名其書然讀
先生是書如卷一第一條云關雎傳曰夫婦有別則父子
親何也蓋內作色荒則一家多不得其所其心易睽若夫
婦有別其家事必治則父子之親可知第二條云文王至
德不可測度觀后妃之德如此則文王型于之化大略可
想第七條云婦人不預外事而此詩乃求賢審官知臣下
之勤勞何也此所謂志也賢人國之根本不必知所用爲
何人不必知何人爲勤勞而志則在進賢深宮諷諭至於
憂勤此所以輔佐君子與險陂私謁者正相反卷四第十
九條云衛之風俗惡矣攷文公所爲則敬教勸學授方任

能務材訓農通商惠工大布之衣大帛之冠皆人人可勉者非有急功近利取效旦夕也然終其身而民化恥淫奔而不與齒長幼然則講治術者可以知所尚矣卷十三第九條云傳曰亨魚煩則碎治民煩則散知亨魚則知治民矣此傳真通達治體之言卷十四第一條云詩譜所言曹有堯舜之化民遺風重厚多君子末時富而無教乃更驕侈夫以兩聖帝之化多君子之俗猶不足恃如此然則富而無教則沃土之民必不如瘠土惜哉凡此數條無非本詩序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以立言者識小云乎哉而先生乃謙若不敢當賢者之識大是先生益邃於經而益卑以自牧也聞先生處家教人悉如前所錄

數條者爰以跋先生之書至書中攷據之精覈則讀者自得之茲不贅云咸豐丁巳展重陽日南海伍崇曜謹跋